

錢塘縣志卷之三十四

錢塘縣知縣南樂魏嶸纂

藝文

文有談理者有論治者談理者語貴醇而正論治者語貴闕而肆切而一要若詩賦則止於體物言情而已然賦則三都兩京為之祖次亦須方軌楊馬詩則建安濬其源近亦須追蹤開寶若有範式焉不可移易者是邑藝文宏借美不勝收其分見者已載之山川名勝古蹟及祠廟等觀下矣而事不專隸則另為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一

藝文

一

一集亦珠光劍氣之所難掩者乎志藝文

賦

宋葛澧錢塘賦

錢塘據東南之都會號天下繁盛之樂土其山川之秀麗井邑之浩穰人

物之豐景槩之美詳詢熟覽實浮於名考按圖籍見於前人之稱述備矣因據其大畧總而賦之其辭曰  
茹華大夫遺棄歎塵采擷芳英窮足力之所暨徧九  
垓而週行想見東南之域有名區焉據一方之都會  
萃萬景而敷榮巖糧首途游罹寒暑始入其城徜徉  
蹠蹠四縱覲巒紛錯呈露莫能識覽目眩神聳惕慄  
而驚稔聞摛藻先生謝迹人寰屏除俗慮繹黃庭之  
秘術獲征僑之高趣服雲嘯月隱林泉之勝處迺滌  
垢心齋鞠躬緩步徐屈衡門情懇厥故曰先生高臥  
久矣蘄有攸聞願洞開而悉諭先生曠然笑曰眡子  
辭氣若有所覩有弗當於中心者乎豈生於偏城下  
邑而未究雄藩巨鎮之浩穰也邪子來前予語汝粵

若一氣肇分二儀聿建有清有濁或合或散凝爲山嶽融爲河漢五方各殊號名爰辨鳥策篆素文該迹備顧茲都督之大府上當星紀之纏次驗夏書之所別爲揚州之內地春秋之際屬吳春秋之後屬越嬴秦統於會稽歷世藩於東北至陳始建錢塘之號當隋重置杭州之額總管府立於仁壽初餘杭郡更於大業末唐武德時因名於開皇李子通後嘗陷於公祐及貞觀之休明隸江南之疆場開元中分東道之採訪乾元末歸江西之觀察厥後景福間勅鎮海軍之節度聖宋淳化制寧海軍而改易有山有川有市有廛提封千萬井丁壯幾萬千景槩之佳美百物之富繁可指而言焉七雉維高數尋維厚轟然屹然長雲斷岸峻以高臺穿以彫竇瑩以陶甃覆以鴛雷其出入有嚴其啟閉有守內足以衛居止外足以禦戎寇周袤連亘五十餘里眈眈然虎踞鱗伏羅峰列岫是爲州城城中則有東西之陌南北之阡四達之衢九山之遠開通且長方軌甚夷清流中貫蕩漾漣漪畫船來織郵亭枕澗構禮會別去思披雲寶石七星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四

藝文

二

清輝吳門彩虹橫帶欄楯夾烝常樂延寶千秋普明清湖衆安通仙都亭綺分瓜列各撫界分時則有壩南壩北東城西城開道奉國溫泉水明中棚清波朝天清平巡邏糾集晝警宵繩剖析途巷標題坊號時則有通和延福廣文常慶典禮會昌義和從訓慈孝清觀安國延定通寶豐財紫雲立政大書深刻誇詡爭勝坊中則有暨茨之垣墉肯綮之堂室上棟下宇以避燥濕構櫺關鍵以輝地闌綠窻朱扉畫簾繡幕聳樓閣兮千門叢綺紈兮萬闕或對牖而胥瞰或面水而穩植崇庠列峙交錯雜出如櫛密比如鱗疊集夫家於焉而樂生稚艾於焉而燕息鑿井渴飲實廩飢食漢志載用物當足之言隋史有尚禮惇龐之說牧之具甲於天下之稱居正敘繁會雕麗之迹邑屋華麗文忠公之記可稽萬屋相誇王文公之詠紀實蔡侯云爲一都會呂公云爲天下劇伯鳳言地多奇勝沈立言人物安逸世守良工競精舊業績畫函韞刮摩搏埴裂帛之觀栽木之鈇剗物器具交持遮葦百所爲備織微罔闕肯窳就攻豐阜積帶學古者不

知力農之勞通鬻者不知技巧之法熙熙陶陶含哺  
鼓腹沐浴皇靈優游化國其阜通縑賄懋遷化居則  
建垂旌之思次分朝夕之三市旗亭五重俯瞭百隧  
列族聯群聚貨通閭陳次有所次敘有地度量有式  
僞飾有禁大質小劑亮執其言胥師肆長各謹其令  
江帆海舶蜀商閩買水浮陸趨聯檣接武紅塵四合  
駢至叢貯僇壽衆繆揮袂飄舉息操倍蓰功辨良楛  
廼有安康之麩金白膠汝南之著草龜甲上黨之石  
蜜貫布劍南之縞紵綫錦其他球琳琅玕鉛松怪石  
蠙珠縷絲柁榦枯栢金錫竹箭丹銀齒革林漆絲枲  
蒲魚布帛信都之棗固安之櫛暨浦之三如奉化之  
海錯奇名異狀夥夥堆積貿易者莫詳其生博洽者  
疇克徧識其承流宜化聽訟訊獄則有官府焉貴有  
正有貳有寮有屬賤有府有史有胥有徒牧伯之宇  
雄峙於爽塏廉按之司對列於通衢繡栢雲楣鏤檻  
文梳瓌榦虹梁藻井檠桴長廊廣廡連閣閉庭碾礮  
繳砌渥彩紛敷塞門內立儀簷豁如於以植其畫戟  
於以通其輜車列鍛垂厭警戒不虞詔條自是以宜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四

藝文

三

揚吏民於焉而奔趨聯識之第欄等並建征商之局  
據要潤居園屏靜兮東矢罕入帑藏啟兮金帛廣儲  
離禁權酷秉式法而受授常平鎮城積紅腐而羨餘  
其歲月有會有計其參考有籍有書庭無壅滯繫師  
帥之明健人恥鬪訟由易俗於恬愉其常供正取時  
運而益大府之用其休聲美政時傳而達天子之都  
毓材養士有學宮焉肆集有舍勸講有堂模範有師  
切偲有友升降以齒而人遵長幼之序漸摩有素而  
俗安禮義之守春秋祭饗多儀必舉由是習先王之  
典歲時較藝工拙精分由是勵循循之誘故得圃澤  
之多賢妹邦之君子楚材南金汝穎神錐鼓篋朋來  
袍分鷺集俎豆莘莘獻酬交錯歌唐誦虞派仁蹈德  
長者皆不厭不倦幼者亦克岐克嶷日就月將自強  
不息人人號爲書淫處處稱其傳癖念夏侯拾芥之  
言慕桓榮稽古之力杏壇茂蔭扇習習之清風泮水  
澄波漾明明之皓魄衣冠不特盛於鄒魯斷斷豈專  
美於洙泗輔助文德有武備焉養以稍食衣以繪帛  
會以什伍居以營屯駐伯崇節龍山水軍船務寶興

捍江牢城統以節制訓以五兵燧亦沙浦刷馬江濱  
大閱有時賞詩有經或揮左或揮右或三令或五申  
暨暨詒詒堂堂杰杰踴踴惶惶儵眴騰騰密須之鼓  
闕羣之甲繁弱烏號黃間千鈞枉紮殺鏃龍藻龜文  
徧裝重襲矛鋌飄英奮烏合兮其陣猛厲鷹揚兮其  
敵勅稔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熟鉦鐸錫旗旂  
岌稍之名器用犀銳人習精明陣整魚麗法嚴柳營  
勇者壯者大以備不虞不庭弱者脆者小以充執役  
使令足以鎮南國之疆宇足以暢皇家之威稜府第  
之北有吳山焉截薛岳臨岷寇嶺嶷登道邈倚刻峭  
可步英烈廟庭架植其所伊昔楚國有臣子胥憤讒  
夫之浸潤哀天屬之非辜解劍以祈漁父渡江而奔  
東吳五戰至郢而昭王大去破塚鞭屍而宿恥已除  
聲光既振措國疆盛南服越人北威齊晉徒闔閭之  
撫封實子胥之輔政逮夫差嗣立宰詔用事納勾踐  
之幣遺欲伐齊而肆志雖輸忠讜之諫覲寤君心莫  
逃讒佞之謀終行詭詐於戲身雖殞而德愈光事雖  
往而名彌彰致黔黎之愛慕建祠宇於高岡以迄于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四

藝文

四

今餘千禩矣回廊邃殿單單增壯直誠大節藹藹勝  
芳顏貌如生濟濟鏘鏘孱夫觀之而激懦志烈士過  
此則厲剛腸賦賦巍巔夏屋大啟萋萋歲裊巖巖摧  
唯越軼埃塢炳耀躡躡仰攀雲兮俯杳眇是爲堂兮  
日有美坻嶸棧離控壓群峰飛翬老拱誕豁雲際前  
瞻後盼左顧右睨江湖芻芻波瀾蕩沃翠屏碧嶂極  
目無翳大尊榮之飾必因聖人吟咏而後得誰其詠  
之我仁宗皇帝夫景趣之佳必待賢者輯治而後顯  
疇其輯之前守臣梅摯山是天下想望而玩慕邦人  
咨嗟而欣喜當其陽和煥發景物華鮮值清明之後  
或禁火之前依依之綠野無際茸茸之芳草連天撲  
春歡之燕乳啼春恨之鶯遷汀蒲岸柳之裊娜紅葩  
綠萼之芊綿都人士女妬艷爭妍靛香羈擁翠輶闐  
郭溢郭累迹差肩駢衍秘路要遮鮮扁水畔遲遲問  
誰人之被襖林梢隱隱知何處之鞦韆若日山之氣  
候則變熊而無窮卻躬遠望穹林隱藪出沒於杳靄  
嵐光翠色合散於空中移附近觀低坡崇岌彌絡開  
奠幽禽眠鳥嘲語舞歡州城之外有西湖焉泉流瀦

滙廣深停蓄滌滌濼濼止而清些瀾洄通盪動而聲  
些沙洲之垂柳綻嫩波心之浮圖弄影湖中迺有千  
艘荃橈萬榻桂楫紛纏輕維蘭棹闕捷行客遊人旁  
午雜選或浮泛綠漪之上或艤泊他山之腸梵宇樸  
一縟峰巒躡躡相講管東水心定木崇福興福惠明妙  
惠法善士宿其山有若外園其窠有若鐵墊其亭臺  
則有衆樂集賢在焉徒履回南淨慈佛惠昭慶普寧  
淨因淨相真如寶林其山有若南屏其巒有若慈雲  
其亭觀則有發符白蓮在焉縱步尋西惠因香積法  
雨法空廣果資國正濟六通其山有若靈石其嶺有  
若麥嶺其亭檻則有流杯涵溪在焉隨徑徂北菩提  
招賢寶積寶雲普濟睿秀智果壽基其山有若巾子  
其嶺有若夫眉其臺則有靈隱靈鷲等  
入岩谷益秀上下天竺靈隱靈鷲等  
岫烟籠黛染澤通雲覆十里之松徑陰陰  
泉瀟瀟又其西則南北高峰獨透群嶺之表亭亭  
天亂費浮雲在其下而可以攀搖光曳玉繩者也植  
中岩若則有孤山西陵報國崇因廣化開闔扉楹層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四

藝文

五

厠碧瓦或跨閣於陸砌或引泉於堂下在昔林逋傲  
世嘉遁慕冥冥之高飛潔皎皎而率性幽居遂志遺  
累深隱飄飄杖履泛泛小艇去尋精刹步隨幽徑縱  
鶴翫雲延客反命常留長者之車屢至公卿之迎蕙  
帳久虛而遺跡永存幾換園林而猶佳故境芬芬播  
傳而不泯湖山得是以增勝誕安步屨則有長隄隆  
隆防障橫臥湖心其長千尋其廣並輪增卑培薄完  
繕砥平跨以徒杠夾以柳陰其他岩曰玉女佛手洞  
曰烟霞香林石曰纜船隱士峰曰蓮花白雲亭曰夜  
講映發焉曰大慈楓林塔曰慈雲黃皮澗曰呼猿石  
門井曰金沙烹茗菴曰永安寶雲聚曰虎跑臥犀池  
曰定箭湧金錢源龍濺袁松陳檜渴者別嶼焉漾曲  
水綠竹有並生之奇偃松有八面之美小嶺有飛來  
之號高臺有翻經之志畫橋碧沼觸處逢之月觀歡  
臺時時見矣或遠或近四週環列妙景幽趣殊蹤異  
迹名不可以殫紀足亦難於徧歷供騷人無窮之吟  
付丹青意外之筆故張祐載儼臺高聳翠岑志言賈  
島有烟濃景晚難狀之述春波千頃見文正之句魚

躍蟬嘶形舜欽之什楊蟠以百詠而譽佳元之以畫  
圖而顯飾每歲孟夏初旬八日郡人數萬以胥會競  
縱羽鱗而祈福者天禧中故丞相王冀公始請為放  
生之會也水涸則草生水淺而葑橫深虞堙塞之漸  
力陳浚治之言者元祐歲前內相蘇東坡數奏乞興  
役之策也廣乎大哉東抵郭歷之境西接新安之際  
申畫郊圻幾七百里之地若稽古先建邦蕃衛以守  
民社以壯形勢設法備具莫盛於成周之世析之則  
有隣有比統之則有鄰有遂豈王畿特私然舉六服  
皆若是故得內外同歡遐邇均惠國家大猷是經議  
事以制夏觀典則損益其事總之有州附之有縣縣  
則分鄉以識別鄉復分里以表異惟此錢塘疆界既  
廣故立縣有十而縣之所治九十二鄉鄉之所管四  
百二十十有七里高厚邊隰迺疆迺理其為縣也錢塘  
置號以華信出私錢而築塘餘杭立名因秦皇捨舟  
航而登陸於潛監官始自漢家臨安富陽更由晉室  
孫吳分富春而創新城之邑我宋以仁而易錢江  
之目南新立當淳化之年昌化改在太平興國或為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四

藝文

六

緊或為望或為中或為上其為鄉為里制名取義亦  
各有所因焉如曰七賢因觀僊客如曰新登因更縣  
額若茲之類有所因而名鄉者也如云勳貴因命錢  
鏐如云白雀因見白雀若茲之類有所因而名里者  
也生齒居聚畜牧養蕃有場有圃有廬有園有桑有  
梓有林有泉爨煙相望雞犬相聞隱隱振振繚垣綿  
聯橋秀菰蕙象耕烏耘賽華薌之重和散滄臯之香  
杭俗享再稔之利婦蠶八育之綿家蓄鶴膝之器戶  
街扉渠之精出入足以相友調教足以相生閒暇足  
以相樂急難足以相存頽白不負戴於道幼疾各得  
所而安吳地舊俗歷世仍傳尊釋氏以崇奉習巫覡  
以相先故蓮官紛置五百三十有二而祠廟建立一  
百七十有三其為寺也在內則有若承天梵天廣慧  
三林淨戒淨住明心法雲寧邦延壽仁王國清寶月  
翠峰澄鑒福明在外則有若寶輪龍光畫錦瑞竹朱  
金龍華雲霄淨福靈輝曾光圓通正覺斯慈靈岩祈  
罕石室紺園洞啓淨土廣闢殿閣橫廊廡深邃寶  
栢璘璘花香列衛光以聖丹飾以金貝珊瑚琳碧璫







躬臨其崖厥後而守橫渡會稽想其服乘之車馬儀  
衛之旌麾鐘鼓撞磕遙望生輝應足以暢文宣武普  
暨博施若江流之浩蕩盡目力而渺淼沈沈瀟瀟從  
薄瀆還茲其深些蕩滌涪涪滅滅泝泝茲其流些貌  
也泱泱涘涘涘涘東盼則恐近扶桑歲時之潮有信不  
顧則疑澹濛汜東盼則恐近扶桑歲時之潮有信不  
妄其大必於哉生明月既望其微必於上澣之休下  
旬之半當星虛之政中異三時之汎濫湧激澎濤浩  
漾混漾浴日之波浮天之浪沸騰回復其高數丈眇  
覲若赴敵大兵貫弓捧戟攢刃列杖爭先挺出狂奔  
急趨而俯仰又如白練颺空隨狂颺而舒卷飛騰於  
波面聽之則砢砢之聲千車萬馬雜錯轟吼而前鄉  
又如破山疾雷悸神迅雷驚天震地而動蕩西觀浮  
石之隨出時玩曙樓之呈像離婁注目而矐矐陽侯  
傾耳而伎憊無巔倪稽盧賦之鋪陳狂拋猛過發  
羅詩之詠賞維乎偉哉岷山之江桐柏之淮亦有潮  
焉異若是也逮其平時則湛湛波光彼蒼一色迺有  
鯨鯢船船鱗鱗鱗鱗船船鱗鱗鱗鱗船船鱗鱗鱗鱗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四

藝文

九

鼓棹船舄乘觀破浪以濟以涉自西自東或南或北  
輕颿捷櫓朝吳暮越以言所產則有若鯨鯢鯢鯢鯢  
鮑鮑鮑鮑鮑鮑鮑鮑鮑鮑鮑鮑鮑鮑鮑鮑鮑鮑鮑鮑鮑  
波去來逐流出沒梁笱交設網罟互撒其他水蟲水  
草水畜水鳥傳記鮮備方言莫考筆難覩縷而細道  
至若烏雲入河兮俗仰諸葛之神十石大瓠兮眾嗟  
張儼之奇光怪生於先壠知孫氏之當興歛板而見  
長吏美凌統之肅祗柯相因溺舟而顯異元遜以老  
桑而爛龜寄魚遺刀兮術嘉子恭靈運欽至今夢應  
明師猛獸報郭文之德鄉譽高叔孫之為却練顯孫  
謙之潔滑吏畏允恭之威江岩剖石而獲紫玉之珍  
廉使繪圖而獻蔓竹之枝仰孝義於公弁之門慕道  
德於吳筠之碑詰偽駁假人服其明者張無擇之為  
參軍也風流雅韻播於吳中者房孺復之為州牧也  
臬尹盧於中江破曹休於石亭征六安不務徼倖圍  
珠崖力諫無行則全琮之將畧殊於眾也挺直致主  
剛毅不貽載筆謂君舉必書還笏扼艷嬖之立則遂  
良之秉節尤足尚也匠施及泉之工俗享勿幕之利

二三散處永世巨廢則李泌之政誠可嘉也增築塘  
隄時其鍾泄以灌以溉勿湮勿塞則居易之澤是足  
道也禪師振錫而歸淨界德輿述序以送之惠皎石  
壁而鏤法華元稹撰記以紀之候仙亭立於韓仲聞  
之任觀風亭創於裴庶子之時見山置於盧子望冷  
泉建於元左司清輝之榜未掛幽致想巖郎之風度  
胥山之銘已刊敘實見元輔之芳詞虛白花開兮念  
賢牧之栽殖南庭記成兮仰子烈之施爲術士識牛  
斗之王氣紹威薦羅隱之能詩錦樓集成兮傳元瓊  
之篇章庖人疾愈兮悟靈龜之酬私陳文惠以薪土  
易籠石而就工杜偉長自官浦至沙徑而築隄范文  
正發粟游宴大施荒政之惠耳沈文通鉏治姦蠹人  
皆繪像以祠之砌石爲函接竹引水以注六井散在  
閭里而一城足用者長樂陳公之恩以及民也因舊  
佛祠剏新道觀前旌錢氏之順服後作臣子之獎勸  
而表忠爲名者清獻趙公之請以有立也以至仙人  
臺高兮聞琴瑟之音陌上花開兮起緩緩之詠燈市  
於祥符而尤盛九曲花王有吉祥而冬日豔異亭勝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四

藝文

十

碧波於道左堂標中和於府內南園之萬卉爭春別  
圃之翠幄殊麗羽宮之三教名垂理公之石室仍置  
百尺之佛樓齊巘後嶺之鰻井洩洩前建後增昔殊  
今異遠覽近觀萃佳擅美棋散域中孰窮孰計先生  
言未既茹華盱衡愕眙曰富哉言乎可謂多聞而博  
識者也僕常聞之有唐之世分符守土多用名曹星  
郎老成宿望而名世佳士蓋嘗酸辛亥鳴投書相府  
願擁朱轡一闖是境而終不可得者今茲先生群曉  
猿侶夜鶴雲冠霞裳鴻飛遁跡藝苑百家飽爛胸臆  
日玩山川之勝槩優爲聖代之真逸其至幸乎是言  
也播之天下傳之後世雖千萬齡之永足以知今重  
熙累洽極富極貴比迹於二帝三王之盛際其蕃方  
外地尚至於此則內之宸居帝都其皇皇之美赫赫  
之盛雖駕江河之辯禿南山之竹亦不能形容其萬  
一若茲山川祠廟之號名閭里景物之故迹因革興  
廢之所由人材產殖之攸出括古今之流傳備版圖  
之闕失則將卽此以覆實徐罄折而復請曰我宋中  
華疆境萬里泰平一方名邦大城特勝相誇如大江

之南則有建康劍閣之西則有成都彼二邦者青  
碧水與夫邑都非不衆且雄些然莫儷茲之盛者豈  
有說乎先生曰猗嗟二邦昔事詎忍言哉夫風聲氣  
俗繫一時理亂而盛衰景趣由羣情憂愉雖歷年已  
久而未能悉變譬若病既痊而尙覺纍癘劉備鼎分  
之時鄧艾鍾會之討伐東晉建都之後祖約蘇峻之  
戰爭去世愈遠姑置勿談至其近代之事則可按典  
籍而推言稽昔唐季王綱縱弛姦雄伺隙而虓闕攘  
臂唾掌而競起僭竊位號者有焉遂鹿四方者多矣  
逮朱梁既立之後成負因而列峙由是王建據蜀濶  
聒至後唐莊宗之時當同光乙酉之歲迺詔軍將曰  
郭崇韜舉兵往伐所鄉犇潰剪除妖孽削平僭偽卽  
以孟知祥鎮撫而臨治及明宗應順之初知祥復肆  
其奸計跳梁一方攬挈傲睨豈非僻處方隅保棧閣  
靈闕之阻又幸中邦之多故因得逞爪牙而搏噬乎  
當彼之時五六十歲之間經幾戰而幾爭封豕其土  
糜爛其民征鼓一過則牛羊鼠伏士卒所至則草木  
戕殘我宋龍飛乾德二年爰命全斌副以仁贍統師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四

藝文

西征入境問辜故蜀剋始降而劍嶺屬內若夫建康  
之事亦大同而小異始唐明宗本以徐溫而鎮守至  
晉天福厥子知誥迺竊位自稱唐裔還姓李氏建國  
立號昇昶璟嗣恃長江之險保甲兵之利我太祖之  
御宇應天神而順衆愛惜元元之生命姑與包容之  
未取待其自悛十有五年輕肆桀驁終昧神天致皇  
威赫怒而大軍首南擁以熊貅度以龍船驍兵銳卒  
既逾采石一入其城李煜遂擒彼二邦者如成都之  
濯錦江浣花溪武都山錦里城與夫相如之舊墟子  
雲之故居君平之筮肆子美之草堂之類如建康之  
龍洞山白鷺洲烏衣巷華林園以至齊武射雉之地  
鳳凰棲集之臺大江秦淮之波濤茅山蔣山之崔嵬  
之類非無風光之美景物象之繽紛可以搜羅而賦  
咏可以悅目而娛情奈何自前世之用武罹兵火之  
蕩滅頽垣廢址鼠穿狐穴殘刻斷礎燒昏塵沒幸逢  
聖世昌運大來睿澤洋溢而無類鴻恩共被其根莖  
道綏德撫薰醲涵浸一百五十載之久矣風聲氣俗  
雖移易而一於正而山川景趣猶未克遠邁於雅無

征伐之邦也如論錢塘請申厥旨白唐乾符之後擁  
戎車者接軌徐綰劉浩之徒孫儒董昌之輩或毒螫  
於淮甸之邦或剽掠於二浙之內蘇常近境允常故  
都鞠爲戰場蕩爲兵墟至錢塘則不然賴守土以安  
居雖黃巢之衆不能逾臨安而深入雖田頔之暴弗  
克破北門而馳驅歷五季之後迄聖朝之初幾百年  
間安堵無虞干戈有備而不試四民奠枕於里閭方  
太宗皇帝之當天繫太平與國之三年鏐裔曰俶遂  
捧圖籍以所管而獻焉是邦之內曰民曰軍詎知血  
戰之憂苦疇當矢石之辛勤矧歷休平八聖相承鋪  
鴻藻申景鑠灑德波散休明教條備民風純小而任  
一邑之宰皆是榮途之遴選大而擁麾旄之牧莫非  
鵷行之貴臣勤勞勸課惠養斯民茲其繁富日增者  
也茹華曰二邦以戰爭而其迹若彼錢塘以効順而  
其盛如此非特其邦也三家苗裔盛衰同之且清時  
待士如皇天罔私益有臧而有否豈特用而特遺質  
以禍福報應之明驗實緣忠順惡逆之殊歸因先生  
之言將使忠臣義士聞之而咸奮又足以貽萬世姦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四

藝文

七

究之永戒者也雖然是邦之內或今或古抑有遺美  
可以爲風化之補者乎先生曰昔者范子安不受蒲  
輪之召命褚伯玉優游林泉而自娛或追諡而褒其  
節或立館以安其居孫鍾色養而孝行感天成緬廬  
墓而紫芝顯符或致司命之降顧或得旌表於門閭  
此其高尚之操純孝之行尊之榮之足以粉飾王政  
當今明天子將聖在上賢公相以道弼丞孜孜圖治  
勉勉厲精惟是崇化阜俗之本常加宵旰探討之誠  
逸民之舉孝廉之科旌表之式追諡之榮卽聞講求  
而悉行矣茹華曰大哉言矣經國懿範豈非匪美實  
美風俗豈伊迹厚足厚人倫儻緣疎遠而難達蓋亦  
投獻於縉紳或因言以寤意將探撫而申明庶或不  
負皇皇帝言言  
周必大酌三賢賦  
蠅館主人獨遊西  
訖曳踵而退  
湖短棹扁舟夷猶

孤山之下夜既深而無聲月將曉而始出仰而望之  
弔三賢之遺蹤張高風之遼邈叩舷而歌舉酒一酌  
而賦之歲玄默之宵中兮月既望而時秋鼓蘭舟之  
桂檝兮採芙蓉乎芳洲夜黠黯其未艾兮驟白鷺以

夷猶儼望舒之始駕兮昇素魄於海陬整余冠而仰  
睇兮叩余舷乎中流望華祠於山河兮眷三士之高  
標雖出處之異致兮亦分路以揚鑣維香山之忠正  
兮耿直節於中朝忤羣奸而見逐兮指新井以蒙嘲  
彼西蜀之老人兮抱素業於夔臯援斯文於未泯兮  
障俗學之瀾濤終一斥而不復兮病讒口之囂囂歲  
七周於海濱兮脫九死而歸故丘痛二老之不遇兮  
越今昔而同儔豈鸞鶚之不可以相入兮抑亦臭味之異  
難於並遊豈枘鑿之不可以相入兮抑亦臭味之異  
於薰蕕猶棄珠璣而貫魚目兮斥騾耳而駕罷牛笑蹄  
涔之沮洳兮轉龍驤之巨舟獨高人之前知兮遂遐  
舉而莫招爰卜宅於茲山兮旅麋鹿而友漁樵卻鶴  
書而不受兮恐曉猿之怒號草萋萋其春榮兮葉靡  
靡而秋凋閱四時而不改其操兮孰謂山中之不可  
以久留抗高風而配逸躅兮追兩軌以奚羞嗟余生  
之後時兮徒心旆之搖搖瞻清揚於鬢鬢兮拜遺像  
之非遙聊舉觴而一酌兮歌三疊而魂  
消儻微辭之可格兮冀羈旆乎雲霄  
明田藝術弔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四

藝文

十三

吳行人伍子胥賦

遵彼羅刹兮秋風怒號驚潮噴雪  
兮沈溺神臯仄聞大夫兮長驅六

鼇素車白馬兮激爲寒濤鼓千年之鯨忿兮舞萬艇  
於鴻毛汨新臺之水兮波及其傳父兄駢戮兮昊天  
罔顧四海曷逃兮忍復淹吾之故步仇讐莫報兮哀  
哀反哺宋亂鄭虐兮乃奔於吳昭關窘渡兮乞食中  
途時公子之有內志兮說外事其未孚退而躬耕於  
野兮顧陰誣其雄圖進鱗諸以自效兮錯闔廬於盤  
石遂五戰而至郢兮覆全楚如卷席旣逐昭以流離  
兮復鞭平之三百誅其君而辱后兮庶先讐吾以釋  
酬蘆中之辭劍兮投兼金於瀨澤痛日莫而途遠兮  
又何計乎行倒而施逆威齊晉而敗越兮棲勾踐於  
夫椒忽腹心之劇疾兮縱強敵而宣驕捐芳艾而不  
蓄兮服蒺藜以盈腰甘石田而致困兮謂蹇諤爲之  
詆淪夫差之昏墊兮雖獨煦而山漂屬鏤孤恩仰天  
浩歎嗟乎讒臣妨賢爲亂樹吾墓以梓兮令器可成  
扶吾眼於東門兮觀越寇之進兵志若父之速霸兮  
自壞長城分吾國而不望兮鴟夷革其是盛入江不

化兮壯志難平雙瞳高縣兮日月爭明館娃爲沼兮  
蘇臺聿傾麋鹿漫游兮衆豕就烹遺響彷彿兮神歛  
東阮發憤騰沸兮音兆雷霆國中莫不憐之兮山因  
胥而勒名誦爲水僊兮駕陽侯而崢嶸魂兮歸來兮  
余欲援之而上征嗟君子之立身兮等君父於覆載  
期竭忠以盡孝兮孰不欲並行而不悖奈骨肉之荼  
毒兮楚天不容於共戴苟鼎足而俎醢兮異螻蟻其  
何在棄小義之不得已兮死九瀕而不悔大恥幸其  
終雪兮垂英聲於來代昔放勳之在上兮或鯀殛而  
禹臣汜泮水之底定兮亦無酒於吾親堯子房之佐  
漢兮固將報韓以滅秦惟文成之多智兮卽夷楚而  
潛身當天道之既極兮曾寵祿之足餌也矧讒夫之  
闕構兮尙可與之而共事也哂一勺之行潦兮知非  
蛟龍之可寄也凌鴻鵠而高逝兮詎網羅之能施也  
迺明哲之保躬兮反昧乎走狗良弓之刺也殆烈丈  
夫之委質兮不屑偷心以負貳也歌曰大夫之神兮  
乘龍遠遊大夫之恨兮隨水東流江渺  
渺兮思悠悠舉世寡知兮俾我心愁  
國朝王修玉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四 藝文

古

西湖賦

靈苑先生驅車上谷館於逆旅逆旅主人逡

巡而進曰蓋聞天有垣市之分地有南北之  
異故終南秦嶽秦齊表爲雄鎮之區震澤洞庭荆吳  
指爲瓌奇之府若先生之鄉曰西湖者名不臚於四  
瀆廣不周於百里浩瀚無彭蠡之觀委輸非海若之  
擬胡乃圖書所紀歌詠所傳美之爲仙真之宅稱之  
爲壺嶠之山余雖未獲翱翔而登覽竊亦聞夫遊者  
之言謂湖山之蹟仍昔而鉅麗之觀遜前亦烏足爲  
東南之勝域而標奇於十五國之間乎先生輟然而  
笑曰陋哉主人之言夫未聞承雲晨露之奏而謂世  
無鈞天之響者不知樂者也未覩毛嬙鄭旦之容而  
謂世無傾城之色者不知美者也吾子蔽於聞見囿  
於方隅亦烏識西湖之盛事而與原勝國之遺風乎  
請爲吾子陳之是湖也處都會之中區據錢塘之上  
游萬山峯竄環其隈百泉沸涌洪其流半壁阻以層  
城三面縈以林丘金牛兆明聖之瑞巨石攬秦皇之  
舟白傅啟其芳績蘇公紹其風流由唐迄明千有餘  
載增華煥美殫奇極麗而後甲於九州其爲狀也淡

池歛澗渟泓澗瀚紺碧外鮮荇藻中亂皎兮如鏡  
今如練蒲稗幕歷於芳洲草樹葱芊於倚岸文魚灑  
灑而奮鬣沙禽泛濫而刷翰太清虛兮混涵溟泮澄  
今淪渙三千頃之文瀲常明四十里之清瀾不斷爾  
乃環以兩堤通以六橋錦塘虹伏而繚繞雙峯鼇戴  
而峒峩翼以望湖放鶴玉蓮湖心之亭臨以昭慶淨  
慈智果廣化之刹竹閣冠於孤山之巖石梁達於魚  
樂之國浮圖瞰湖綺疏對麓園圃參差樓臺紛錯飛  
碧流丹塗金敷聖歆施若朱霞之燦爛的爍似華珠  
之磊落於是琪林蔽谷瑤草延坡杜衡蒨蔚宿莽披  
離布繁花於紫逕覆弱柳於金堤無春朝與秋暮常  
靡靡而猗猗王睢晝鳴鳧鷖夕歸鷓鴣對舞倉庚競  
啼翡翠臨風而頡頏鸛鷖逢候而紛飛羣唼萍而渚  
宿共啣蕊而巢棲是以景有萬端色非一狀隨時變  
遷不可名象當夫青陽司令風和景明煙嵐凝黛雲  
日杼時蕪蔞綠而波光冶桃李藉而花氣清雜萋萋  
之芳草來關關之和鳴遊絲縈於緹幔舞絮積於芳  
甸玩韶華之駘蕩感人物之熙寧及夫朱明代序西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四

藝文

五

山曠朗雨條炎歛風生澗瀟紅蓼溢於銀塘紫菱冒  
於烏榜水雲生而鷓鴣飛夕露滴而荷菱響漁人擊  
汰而垂綸舟子披蓑而蕩槳恍濯纓於滄浪儼觀魚  
於濠上至於清商屆節大火西流堤蓉吐艷巖桂含  
秋蘆飛鷓鴣之渚雁集葦葭之洲月出而金波共照  
河明而珠斗俱浮望連漪之無際樂吾人之泳游迨  
乎玄冬栗烈萬象蕭瑟枯木槎枒高峯巖巖谷迎寒  
而抽黃林染霜而楓赤梅舒而孤嶼飛香雪霽而斷  
橋生白衍素景於歲闌炫奇觀於暇日是以前吳兩  
浙之豪轟旅宦遊之彥大堤石橋之女瑤臺金屋之  
媛無冬無夏於焉遊燕均賦珊瑚之寶玦擁鞦轡之  
長劍被錦罽兮陸離服華韞兮綵繚蜚翟垂髻便媛  
靡曼縱青雀而泛木蘭乘雕輿而馳紫燕陳金壘傾  
羽觴珊瑚列玉豆芳山羞海錯充圓溢方蕪都梁於  
博山燃蘭膏於壁釭鳴箏擗笛吹笙鼓簧清歌起而  
行雲遏妙舞陳而薌澤揚拾翠白蘋之側採蓮綠水  
之旁弄潺湲於夜月賞葱蒨於山梁渡西陵而酌蘇  
小過忠觀而憶錢王曜靈既匿繼以夜光一醉累日

其歡未央斯湖中之佳麗洵爲樂兮難忘况夫翠嶂  
千重紫邏萬繞泉石宵邃林巒窈窕北有赤霞寶石  
秦亭法華之山南有玉岑風篁虎跑龍井之谷松濤  
聞於九里鯨鐘震於三竺靈鷲玲瓏而徐鈺輻光巉  
峭而幽獨禪宮中天而樹幢仙臺依岩而酌鹿石著  
三生之迹軒題萬玉之額桂子落於喬峯仙鼠巢於  
石屋理公入洞而呼猿處上棲林而參鶴賓主賡句  
康樂翻經丹井標稚川之躅稽留存許邁之名仙姥  
採花而醞熟曇超說法而龍聽嶺際之石人揭孽巖  
中之玉女娉婷於是幽人曠士羽客高僧岩居澗飲  
振策凭藤挈山隋而攜泉釀侶樵牧而友麋麀望烟  
霞之舒卷瞻彩翠之分明圍棋修竹之圃鳴棊松籟  
之庭爐烹新茗筐摘朱櫻春炊紫筍夏瀨絲蓴發遊  
觀之雅興佐風騷之逸情凡若茲者境殊物異山幽  
水清周穆不能究其轍長康不能圖其形此前賢所  
以有十景之稱而坡公所以有西子之喻也彼夫天  
台匡廬黃山白嶽七澤五嶺二華三峽非無詭譎之  
觀靈奇之窟然而絕徼荒陬遐方異域陟險孤征畏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四

藝文

六

糧累月舟行恐蛟龍之虞陸騎患虎豹之阨孰若茲  
湖覽之莫窮遊之卽至不費不勞怡情釋意之若斯  
也歟且子謂今之遜於昔者則亦有其說矣嘗聞搢  
紳長老之言明世宗神宗之朝海內晏安杭民逸樂  
西湖之盛擬於南宋余雖不及邁其瑰瑋繁華之狀  
然日之所睹猶能得其彷彿復爲子詳之可乎蓋西  
湖之所以爲美者不獨山水之明秀足以娛人而亦  
以園亭花柳畫舸笙歌聲色妙麗爲之表飾而益壯  
也憶垂髫之幼日嘗懷宗之初祀丁累世之遺休襲  
偏安之勝事民逸豫而太康樂冶遊而燕喜自清波  
以至錢塘綺綉延乎十里名園鱗次紅亭櫛比飛甍  
映堞畫檻沿流從閣中而度閣復樓外而增樓珠簾  
捲而耀日金鋪啟而凝秋嬋娟曉粧兮臨寶鏡娥媚  
夕舞兮彈箏篋家連絃管戶續歌謳杳霏霧結藹藹  
浮浮非金張之梓澤卽王謝之菟裘至於蘇堤錦塘  
螢葱相接碧柳毵毵緋桃擘擘葉掩曖而幕天花灼  
爍而翻浪躡垂楊而度玉梁藉芳茸而張黼帳遊者  
目眩觀者神爽疑人世之在仙都况塵寰之非土壤



於是士女駸盈輿馬雜沓上巳采蘭之辰龍舟競渡  
之日傾國縱觀盧城畢出過柳洲歷豐樂踰虹橋  
綺陌接踵摩肩車衝轂擊藻服盈野靚粧彌谷揮汗  
則雨澤滂流揚袂則太陽陰暄爾乃班荆敷席選地  
鋪茵象管奏鳳簫聞畫鼓震瑤瑟噴唱田田之曲歌  
纂纂之吟陸博蹴鞠投壺鬪禽斟清醪於金爵傾醴  
醪於玉壺妖童奉觴兮白日墮美人起舞兮朱顏醒  
於是優辭互進妙戲雜列嬌嬈騁飛騰之馬伎偃師  
設機械之人物都盧綠植幼女舞迴眩人吐火趨材  
弄九歡譁震道笑粲沸川若夫駿鳥晚晚明蟾皓潔  
流連既醉婆娑未畢秉銀燭於樓船懸華燈於錦陌  
觀繁花之泣露快輕波之漾月瞰明而游騎方歸夜  
半而城門始鑰謂千載之如斯曾不念山樞與蟋蟀  
既而青犢生郊銅馬破國真人興於遼海王師至於  
南服軍旅有壺單之獻氓庶無蹂躪之酷然而東浙  
未平將士雲屯駐虎貔於西郭牧駝馬於湖濱於是  
亭館堙臺榭圻卉木刈於樵蘇杞柳燔爲軍實龍管  
寂兮無聲畫舫周兮無色青燐夜耀白湯晝烟殿麗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四

藝文

七

穴地葛蔓縈阡舞衣歌扇明璫翠鈿無不灰飛燼滅  
摧頽於楸榛墟莽之間葢芳華之消歇者二十餘年  
雖有歌吹間作遊侶續翻猶晨星之寥落不足擬曩  
事之二三此盛衰之倚伏亦氣運之使然幸

今天子聖仁海城來臣時和年豐寢武修文鎔鑠鋤爲農  
器斥島嶼爲城闢大臣旬宣而布德庶司愷悌而寧  
民是以湖山之閒結構復振營新葺舊棟宇璘玢婦  
子歡娛歌鼓相聞又以

天子省方觀民將蒞於此百官父老欣欣望幸相與除馳  
道修亭隧治舟車翫兮卉翹首跂足冀翠華之戾  
止余知斯土之美麗日新民俗之弗淫弗侈將以掩  
唐宋而軼元明也必有日矣子胡不求聞其勝槩而  
反肆其訾議乎主人於是拚然意下憮然心服曰鄙  
人固陋誠不識上國之事幸聆先生之言願從車牽  
言旋築湖  
脣而老焉

文

唐白居易祭浙江文

維長慶四年歲次甲辰五月巳酉朔四日壬子朝議大夫使持

節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白居易謹以清

酌少牢之奠敢昭告於浙江神滔滔大江南國之紀

安波則為利洚流則為害故我上帝命神司之今屬

潮濤失常奔激西北水無知也如有憑焉浸淫郊鄴

壞敗廬舍人墜墊溺顛天無辜居易祇奉璽書典利

除害守土守水職與神同是用備物致誠躬自虔禱

庶俾水反歸壑谷遷為陵土不騫崩人無蕩析敢祭

以醴幣羊豕沉奠於江惟神裁之無忝祀典尙饗祭

龍文維長慶二年歲次癸卯八月癸未朔二日甲申

朝議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

柱國白居易率寮吏薦香火拜告於北方黑龍惟龍

其色玄其位坎其神王祭與水通靈昨者歷禱四方

寂然無應今故虔誠潔意改命於黑龍龍無水欲何

依神無靈將恐竭澤能救物我實有望於龍物不自

神龍豈無求於我若三日之內一雨澍霽是龍之

靈亦人之幸禮無不報神其聽之急急如律令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四 藝文

六

國朝張恕可祭海神文

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浙江杭州府知府加三級

張恕可謹以香楮牲醴之儀遙叩大海尊神而昭告

曰恕可叨守杭郡四載有餘頃因湖州府水災奉檄

前往協理賑事忽接得海寧縣詳報海潮洶湧之文

驚悸無似隨奉憲檄急馳而回詣海塘閱視往時海

塘之外沙地二十餘里極目平蕪竈戶刮土煎鹽聚

為村落今者沙地盡成巨浸洪濤直薄塘下沿塘老

幼惶恐遷避嗟哉斯人既患阻飢復憂胥溺何不幸

至是也仲冬之月水源枯縮潮汐不應有此汪洋或

曰因南岸海沙陡漲潮無所容勢不得不汎濫於北

海寧南門適當其衝人情疾痛則呼父母窮則呼天

當此人力難施之際惟有呼天呼父母於尊神冀垂

憫惻而已伏念恕可待罪以來政無苞苴直志猶潔白

尊神若能鑒我誠懇迴波稍徙而南則海邑護沙可

以立漲不過俄頃便還舊觀如謂恕能不能悔禍政

事不修必欲降罰於茲土昔之人有委身全堤者恕

可奚敢有愛也年來公私交困文網益繁郡縣之吏

動輒見尤惴惴焉有不能終日之勢與其氣鬱而死  
死而無以爲名泡不若致命大壑中塋於蛟龍之腹  
或者神怒可回猶爲死得其所也惟神其諒之謹告  
庶吉士章藻功謹以香楮之儀致告於潮神伍大夫  
文大夫之靈曰嗚呼惟神一則志存覆楚一則術在  
謀吳幸爾成功同焉賜死有若忠誠所激視以如歸  
宜其仇怨相忘持之而去前麾浪卷後遂潮奔怒號  
則山嶽俱摧聲震則風雲立變抒兩間之積忿洩萬  
言之沈寃誰云千里驚濤我見一腔熱血獨是天河  
之所激湧地機之所翕張至卯酉之月而陰陽交過  
朔望之日而陰陽變往來自自有定期出入可無至信  
今則春秋冬夏不辨四時滿損盛衰不分一月而車  
還是素濤却如銀飛海水於半空轟江波於三浙崩  
頽塘岸居民屢魚鱉之憂漂蕩田廬農父乞蟬蛸之  
命官皆束手人等切膚仰惟神所憑依豈必天之降  
罰也或者謂百川之血脉使然非二公之精靈是主  
何以曹娥揚子曾無屹立于等而浙水錢塘偏是橫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四

藝文

六

飛十丈或者謂左龕右藉夾以成潮非前伍後文怒  
而作勢何以兩山具在平時之出沒有常而一載以  
來此處之沸騰不歇嗚呼稜威斯振卽教地絕天傾  
恚恨難平漫說水乾海老偶而呼吸儼若懷襄但長  
不消自朝又夕人以神兮攸賴神於人也何尤自昔  
錢鏐挽強有力比來寶達密咒多慈如藻功者請申  
四六之文辭不比尋常之所禱衛雲開處端爲韓公  
海市見時厥由蘇子陵谷雖然無定高且爲深文章  
如果有神今猶視昔伏惟明察少靖餘威知世情原  
等於逝波而民事相安於樂土俾由公而遂及爰有  
我私假使天之可貪敢爲已力非然者候潮重水實  
誤傳聞怒雪狂雷何關主宰則聰明正直旣經孚祀  
千秋水旱災荒得不恫瘝百姓或達之於天帝或訴  
之於海神嗚呼諒不至犯大王以逆心聽諛臣而抉  
也眼

表

唐錢鏐謝賜鐵券表

恩旨賜臣金書鐵券一道臣

此綸言錄臣以絲髮之勞賜臣以山海之誓鏐金作誓指日成文震動神祇飛揚肝胆伏念臣受從筮仕逮反乘旄每日揣量是何叨忝行如履薄動若持盈堆憂福過禍生敢與慎初護末豈期此志上感宸聰憂臣以處極多虞慮臣以防閑不至遂闢聖慮永保私門勗臣以功名申諸帶礪雖君親賜念昔云必恕必容而臣子為心豈敢傷慈傷愛謹當日謹一日戒子戒孫不敢因此而累恩不敢承此而賈禍聖主萬歲愚臣一心謹誠

宋范仲淹杭州謝上表

臣某言昨

惶誠恐稽首頓首知杭州軍州事已到任禮上訖江海上游東南巨屏所寄至重為榮極深竊念臣生稟迂疎親逢明盛居常苦節動必危言踐揚諫諍之曹傾盡諮詢之地至於往司戎事屬當元帥之權入奉聖謨爰厠大臣之列有致君之素志乏代天之懿功魏相之數陳便宜頗蒙約用汲黯之多犯顏色敢憚見疎雖遠隔於明宸心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四

藝文

十

狀

宋蘇軾乞賜度牒脩廨宇狀

元祐四年九月

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伏見杭州地氣蒸潤當錢氏有國日皆為連樓複閣以藏衣甲物帛及其餘官屋皆珍材巨木號稱雄麗自後百餘年間官司既無力修換又不忍拆為小屋風雨腐壞日就頽毀中間雖有心長吏果於營造如孫沔作中和堂梅摯作有美堂蔡襄作清暑堂之類皆務創新不肯修舊其餘率皆因循支撐以苟歲月而近年監司急於財用充諱修造自十千以上不許擅支以故官舍日壞使前入

構鞠爲朽 深可嘆息臣自熙寧中通判本州已見  
在州屋宇例皆傾邪日有覆壓之懼今又十五六年  
其壞可知到任之日見使宅樓廡欹仄罅縫但用小  
木橫斜撐住每過其下慄然寒心未嘗敢安步徐行  
及問得通判職官等皆云每遇大風雨不敢安寢正  
堂之上至於軍資甲仗庫尤爲損壞今年六月內使  
院屋倒壓傷手分書手二人八月內鼓角樓摧壓死  
鼓角匠一家四口內有孕婦一人因此之後不惟官  
吏家屬日負憂恐至於吏卒往來無不狼顧臣以此  
不敢坐觀等差官檢計到官舍城門樓櫓倉庫二十  
七處皆係大段墮壞須至修完共計使錢四萬餘貫  
已具狀聞奏乞支賜度牒二百道及且權依舊數支  
公使錢五百貫以了明年一年監修官吏供給及下  
諸州剗刷兵匠應副去訖臣非不知破用錢數浩大  
朝廷未必信從深欲減節以就約省而上件屋宇皆  
錢氏所構規模高大無由裁樽使爲小屋若頓行毀  
拆改造低小則目前蕭然使成衰陋非惟軍民不悅  
亦非太平美事竊謂仁聖在上憂愛臣子存恤遠方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四

藝文

三

必不忍使官吏胥徒日以軀命僥倖苟安於腐棟頽  
墻之下兼恐弊漏之極不卽修完三五年間必遂大  
壞至時改作又非二百道度牒所能辦集伏望聖慈  
特出宸斷盡賜允從如蒙朝廷體訪得不合如此修  
完臣伏欺罔之罪謹  
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許詩賦兼經狀 臣今月五日  
汪漑等一百四十人詣臣陳狀稱准元祐四年四月  
十九日勅詩賦經義各五分取人朝廷以謂學者久  
傳經義一旦添改詩賦習者尙少遂以五分立法是  
欲優待詩賦勉進詞學之人然天下學者寅夜競習  
詩賦舉業率皆成就雖降平分取人之法緣業已習  
熟不願再爲改更兼學者亦以朝廷追復祖宗取士  
故事以詞學爲優故士人皆以不能詩賦爲恥比來  
專習經義者十無二三見今本土及州學生員數從  
詩賦他郡亦然若平分解名委是有虧詩賦進士難  
使捐已習詩賦抑令就經義之科或習經義多少各  
以分數發解乞據狀敷奏者臣曩者備員侍從實見  
朝廷更用詩賦本末蓋謂經義取人以來學者爭尙

浮虛文字止用一律程試之日工拙無辨既去取高下不厭外論而已得之後所學文詞不施於用祖宗故事兼取詩賦而橫議之人欲收姑息之譽爭言天下學者不樂詩賦朝廷重失士心故為改法各取五分然臣在都下見太學生習詩賦者十人而七臣本蜀人聞蜀中習詩賦者十人而九及出守東南親歷十郡又多見江湖福建士人皆爭作詩賦其間工者已自追繼前人專習經義士以為恥以此知前言天下學者不樂詩賦皆妄也惟河北河東進士初改聲律恐未甚工然其經義文詞亦自比他路為拙非獨詩賦也朝廷於五路進士自許禮部貢院分數取人必無偏遺一路士人之理今臣所據前件進士汪漑等狀不敢不奏亦料諸處似此申明者非一欲乞朝廷參詳衆意特許將來一舉隨詩賦經義人數多少各紐分數發解如經義零分不及一人許并入詩賦額中仍除將來一舉外今後並只許應詩賦進士舉所貴學者不至疑惑專一乞賜州學書板狀伏見本從學謹錄奏問伏候勅旨

# 錢塘縣誌

## 卷之三十四

藝文

三

管生員二百餘人及入學參假之流日益不已蓋見朝廷專用儒術更定貢舉條法漸復祖宗之舊人人慕義學者日衆若學糧不繼使至者無歸稍稍引去甚非朝廷樂育之意前知州熊本曾奏乞用廢罷市易務書板賜與州學印賃收錢以助學糧或乞賣與州學限十年還錢今蒙都省指揮只限五年見今轉運司差官重行估價約計一千四百六貫九百八十三文若依限送納卽州學歲納二百八十一貫三百九十七文五年之間深為不易學者旦夕闕食而望利於五年之後何補於事而朝廷歲得二百八十一貫三百九十七文如江海之中增損涓滴了無所覺徒使一方士民以謂朝廷既已捐利與民廢罷市易所放欠負動以萬計農商小民衙荷聖澤莫知紀極而獨於此飢寒儒素之士惜毫末之費猶欲於此追收市易之息流傳四方為損不小此乃有司出納之吝非朝廷寬大之政也臣以侍從備位守臣懷有所見不敢不盡伏望聖慈特出宸斷盡以市易書板賜與州學更不估價收錢所貴稍服士心以全國體謹

錄奏開伏 乞相度開石門河狀 臣謹按史記秦始皇

塘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始皇帝以

天下之力狗其意之所欲出赭山橋海無難而畏浙

江水波惡不敢徑渡以此知錢塘江天下之險無出

其右者臣昔通守此邦今又忝郡寄二十年間親見

覆溺者無數自温台明越往來者皆由西興徑渡不

涉浮山之險時有覆舟然尚希少自衢睦處婺宜歙

饒信及福建路八州往來者皆出入龍山泝沂此江

江水難淺必乘潮而行潮自海門東來勢若雷霆而

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相望犬牙錯入以亂潮

水洄洑激射其怒自倍沙磧轉移狀如鬼神往往於

洲潭中湧出陵阜十數里旦夕之間又復失去雖舟

師撈人不能前知其深淺以故公私坐視覆溺無如

之何老弱叫號求救於湍沙之門聲未及終已為潮

水卷去行路為之流涕而已縱有勇悍敢往之人又

多是盜賊利其財物或因而擠之能自全者百無一

二性命之外公私亡失不知一歲凡幾千萬而衢睦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四

藝文

三

等州人眾地狹所產五穀不足於食歲常漕蘇秀米  
至桐廬散入諸郡錢塘億萬生齒待上江薪炭而活  
以浮山之險覆溺留礙之故此數州薪米常貴又衢  
婺睦歙等州及統之富陽新城二邑公私所食鹽取  
足於杭秀諸場以浮山之險覆溺留礙之故官給脚  
錢甚厚其所亡失與依託風水以侵盜者不可勝數  
此最其大者其餘公私利害未可以一二遽數臣伏  
見宣德郎前權知信州軍州事侯臨因墓所生之母  
於杭州之南蕩往來江濱相視地形訪聞父老參之  
舟人反復講求俱得其實建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  
門並山而東或因斥鹵棄地鑿為運河引浙江及谿  
谷諸水凡二十二里有奇以達於江又並江為岸度  
湖水所向則用石所不向則用竹大凡八里有奇以  
達於龍山之大慈浦自大慈浦折抵小嶺下鑿嶺六  
十五丈以達於嶺東之古河古河稍加浚治東南行  
四里有奇以達於金龍山之運河以避浮山之險度  
用錢十五萬貫用捍江兵及諸郡廂軍三千人二年  
而成臣與前轉運使葉温叟轉運判官張壽躬往按

視皆如臨言凡福建兩浙士民間臣與臨欲奏開此河萬口同聲以為莫大無窮之利臣縱欲不言已為衆論所迫勢不得默已臣聞之父老章獻皇后臨朝日以江水有黃天蕩之險內出錢數十萬貫築長蘆起僧舍以拯溺者又見先帝以長淮之險賜錢十萬貫米十萬石起夫九萬二千人以開龜山河今浮山之險非特長蘆龜山之比而二聖仁慈視民如傷必將捐十五萬緡以平此積險也謹昧死上臨所陳開石門河利害事狀一本及臣所差觀察推官董華用臨之說約度工料及合用錢物料狀一本并地圖一面伏乞降付三省看詳或召臨赴省面加質問仍乞下本路監司或更特差官同共相視若臣與臨言不妄乞自朝廷擘畫支賜錢物施行臣觀古今之事非知之難言之亦易難在成之而已臨之才幹衆所共知臣謂此河非臨不成伏望聖慈特賜訪問左右近臣必有知臨者乞專差臨監督此役不惟救活無窮之性命完惜不貲之財物又使數州薪米流通田野市井詠歌聖澤子孫不忘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四

藝文

詩

候勅 乞子珪師號狀 元祐五年十二月日知杭州蘇

故地惟附山乃有甘泉其餘井皆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其後白居易亦治湖浚井以足民用嘉祐中知州沈邁增置一大井在美俗坊今謂之沈公井最得要地四遠取汲而創始滅裂水常不應至熙寧中六井與沈公井例皆廢壞知州陳襄選差僧仲文子珪如正思坦四人董治其事修完既畢歲適入旱民足於水為利甚溥臣為通判親見其事經今十八年沈公井復壞終歲枯涸居民去水遠者率以七八錢買水一斛而軍營尤以為苦臣尋訪求熙寧中修井四僧而三人已亡獨子珪在年已七十精力不衰問沈公井復壞之由子珪云熙寧中雖已修完然不免以竹為管易致廢壞遂擘畫用瓦筒盛以石槽底蓋堅厚銅捍周密水既足用永無壞理人於六井中控引餘波至仁和門外及成果雄節等指揮五營之間創為二井皆自來去井最遠難得水處西湖甘木始逾一城軍民相慶若非子珪心力才幹



無緣成就緣子珪先已蒙恩賜紫欲乞特賜一師號以旌其能者右臣謹問得靈石多福院僧子珪委自戒行自懃寧中及今兩次選差修井營幹勞苦不避風雨顯有成效如蒙聖恩賜一師號即乞以惠遷為號取易所謂井居其所而遷之義

碑

明童漢臣邑令文公

碑

錢塘邑侯貞亭文公嘉靖壬子秋來尹是邦迄今丙辰夏

蒞治五載政平民安聲聞於朝擢地官郎行有日矣坊長相與聚於里士人相與聚於學商賈相與聚於市農夫相與聚於野留之而不可得懷之而莫能置也礪石邑門將以紀公之德而垂無窮之思也咸造予徵文焉余乃言曰吾嘗讀漢循吏傳文翁治蜀仁愛下士傳之青史公豈其苗裔也何以繫四民眷眷之思也乎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縣尹父母之職也為民父母而能舉其職猶嬰兒之繫心於乳母也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四

藝文

五

離之而能忘情乎公之尹是邑也吾則能言其詳公之蒞治也不峻城府不厲芒角恢廓之度渺不可測簡節於催科而差賦悉舉蹠目於聽訟而奸宄懾服坦懷率物於士大夫而請托不行遠跡於士人而有求必應蓋其沉識遠度廉而不劇直而不絞闇然而不露而機智明鑿無遠不屆無微不燭茲豈寥寥者所能較量哉兵興之際有遠於計而病於吾民者每與大僚論列可否即有所隨亦且陽予而陰持之嗟夫吾杭當四方舟車之衝民之疲敝極矣而又因之以師旅加以以飢饉與不必期眾少期於當厄矧公以深仁厚澤沾溉吾民者乎是我公之去也民之困於兵興者日其誰障我疲於差科者日其誰庇我縱情於苛察而視民如草芥者日其誰勸我後之繼公而令者其誰能跡其芳闕哉繼不繼不暇論而嚙音之恃我怙我覆我者又曷能已其無窮之思乎此去思之碑所由作也公名階字克升別號貞亭嘉靖庚戌進士

金學曾邑令湯公碑

安陸湯公蒞錢塘六祀有奇德化翔布自鄉縉紳

兼文學而下以逮黃童白嫗罔弗誦湯侯仁侯今之  
召杜冀永怙我侍我會天子持詔徵郡邑治行高第  
將臚於銀臺青瑣首徵湯侯弓旌戒嚴且暮趨駕冀  
之而不得則思思之而無所寄則雍棠峴石鬱然興  
懷而走千里問記不佞不佞曩承乏楚安陸宇焉今  
侯蒞茲土不佞獲受宇蓋庇在宇下匪夕朝矣錢塘  
居虎林郡治十之六七為海內大都通邑輜軒所營  
臺府交關伏謁十三酬接十三所為坐堂上治案簿  
計會纔十之三四耳而牘立案上如山會稽波屬堂  
下跪而伺堂上睨而視如魍如蜮者日數千百指心  
不給計手不給裁而侯至穆然臨之不啻給也侯為  
人若冲若樸若斷斷無技至登堂左右顧則豪胥辟  
易不敢前語若不出口然至剖擊刁梗獄片言立折  
如噬膚且日造臺府迓伺輜軒式鄉閭折節恭謹而  
毅然無所事扳援扳援亦寡及之其讞決無小大不  
移咎而畢逋稅無遠近立取辦而不告痛利與無大  
害祛無細兇脫鵠起求獲乃已以故不為赫赫名而  
與民多所更始民不知禁而安享利其大者如逐蠹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四

藝文

美

胥數十人駢白役數百人而公府肅遺偽刊印偽削  
牘者而爰書靖置日總流水二籍搜收納結解諸竇  
清潭沒土田以畝計數千戶口以口計亦數千而會  
計明置額教唆者門坐捏誣人命者如律禁橫勾攝  
有勾攝輒聽詰人自攝及三老攝之而里陌寧平反  
大辟寃者若而人釋久羈黃耆無告者若而人而狂  
狂清他如禁興販逐家埠長驅巡攔闌索人者建常  
平倉嚴保甲法設火備備火時拜火反風徽政良法  
更僕難數而乃以其間行學宮修古文禮樂之事講  
解聖諭表章孝烈建文昌閣葺社學遴教讀教以小  
學孝經稍稍進其俊者為之課業講執稱彬彬焉其  
眎通邑若十室邑不啻給也眎山立波屬若風靡塵  
沒眎臙蟻若倪孺若虛無人而士大夫眎侯始若澹  
卒乃歸真胥史始若厲卒乃警明氓隸始若坊卒乃  
化誠總之則仁心為質刻决佐之芟稗莠察敗羣而  
良民乃始安堵於以誦仁侯信仁矣夫不佞讀史循  
吏之吏專美漢代如嚴使君流血朱戶搖手摺腹左  
右交口助其赫赫而頴川次公方且行問閭布寬和

有使從四方來齎璽書黃金乃不之河南之潁川西門鄴令凜人於溪谷望之如神鬼而心實畏遠之孰與召杜兩公無他奇人人父母之榮於縹緲卽到於今人人父母之矣湯侯仁何下潁川民怙恃侯何下召杜今天子奮然特以治行高等徵又何下漢元康神爵間黃金璽書褒郡邑吏且夕禮九列也而鄉薦紳孝廉文學而下以逮黃童白嫗猶交口誦仁君冀永恃我怙我冀而不得且思思而無所寄且托於不佞之一言而重之千里之幣嗟夫孰謂遷因而後循良無復可傳者顧不佞非其人耳敬存實錄以俟惇史侯名沐壬辰進國朝顧豹文李鄴園去思碑

今上康熙二十一年特召總督尙書李公鄴園入爲大司馬銜車總止京師於是兩浙之士大夫以下及黃童白叟老校退卒皆呼號奔走以爲天子不念災越東南重地新罹兵燹寧忍奪公於浙又聞藩倡亂禍起眉睫公以隻身赤手當蛇豕之衝以保全我父母妻子今飲啄耕鑿孰非公恩公生之不終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四

藝文

三

始之耶萬性震懼譁不可曉余乃召其耆艾告之曰父老留公意良厚欲報公生全之德意良摯欲爲吾桑梓無窮計意良深且遠然亦知

天子之所以召公與公之所以赴召之意乎夫籌天下與籌一方孰大孰小由中調度與在外言利病孰難孰易任腹心與任肢股孰明孰昧父老試思之方且賀

天子能知人善用而喜公此行爲得行其言歡忭鼓舞無暇而乃乞留公爲兒女子態耶六鄉分職蓋有年矣而趙宋獨以中書樞密爲兩府中書今相臣樞密

今司馬也仁宗時二邊用兵知制誥富弼言邊事擊國安危周宰相魏仁浦實兼樞使國初相質溥亦參知樞密宜令相臣兼領熙寧時中丞滕浦言戰守闕大事今中書欲戰樞密欲守何以出令願勅兩府大臣議同後下由是言之司馬之位亦相權也勝國神廟時高文襄拱常言兵者專門之學宜豫養之使練習兵政總督巡撫宜用兵部左右侍郎兵部尙書有缺宜推用總督巡撫由是言之總督之轉大司馬亦急務也天下之患最患於臨其任者或非其長而荷

其責者不悉其苦臨其任而非其長則茫無所措辦  
至於兵勢之大轉移於呼吸瞬息而遙斷於一人之  
成見荷其責而不悉其苦勝心客氣橫戰於廟堂而  
智謀才力之士精思秘計足以扼咽喉而制要害者  
朝行而夕革甲可而乙否而期其談笑却兵安可得  
哉昔年叔子議取吳面陳其策雖有妬賢嫉能之子  
在其旁而無所逞其三寸之喙裴中立平淮蔡以宰  
相督師流涕請行而功名以成何則君臣一心內外  
合德也我國家鞭笞四字幅員日大而小腆陸梁騁  
於滇黔蔓於百粵萌於八閩非

聖人之英斷孰能剪除非公等之勇且仁孰能底定然兵  
難遙度卽其三至六術之奇而未履其地未窺其險  
臆斷必不合而從容廟廊或以資格登或以官階授  
或以年勞取其應天下之務必不能操券而契符也  
自周以來漢之根本在三秦故河隴爲最急唐之根  
本在趙魏故河北爲最急宋之根本在蜀故襄樊爲  
最急我國家財力咸仰東南而東南之癰疥不除  
則隱憂過計有不可枚舉者根本在吳會故浙閩爲

錢唐縣誌

卷之三十四

藝文

三

最急今我吳越之人咸公所生全矣計公之所深思  
而熟慮者莫急於防海而今日之防海則又不同於  
國初者國初之海賊勢強而今日之海則賊勢弱也

昔宋舉天下之大集百萬之衆以圖銀夏之一隅銀  
夏困敝而宋亦不能振者好言用兵而不知用之之  
術也武夫技擊操戈捲甲日聚於西涼轉太倉之粟  
不下數百萬函人之盾越人之甲秦人之矛嶺人之  
弩又不下數百萬此如人之一身手足痿弱意謂客  
邪所伏勇於針砭金石而不知衛元氣及元氣旣損  
不足以衛四支而手足之弱自如也我朝嚴鈎引  
之禁絕朝貢之使申山川之限棄魚鹽之利謂魍魎  
魍魎潛伏於肘腋而伺便於夢寐也竊意天下之弊  
莫大於養兵而不知用而上之人所宜亟救莫大於  
民貧而無所控訴今邑有富人日恐盜至盜未至而  
豫養健兒以待之則財力將日絀民之豐約卽國之  
盈縮也貧而無所控訴則有流亡死徙之累有流亡  
死徙之累則國之倉廩日追呼而無以奉命公之視  
我民不啻父母之於子弟而海上之形格勢禁奪梟

而不敢揚帆於蛟宮龍藏之間亦有年矣公之年畫  
鹿日算者皆在於此公爲司馬其造際請問者必將  
悉天下之大計以言有不以東南爲首務者乎夫當  
事而力爭非不切也而或以部議之疑信爲此疏之  
行止公爲大司馬當

聖主

不次之擢重其選則宋參中書之體也久在邊陲特  
取回部司馬之轉卽高文襄之疏首也文襄曰使其  
精神得悉而不疲智慧常裕而不竭此言待勞臣之  
體而况廟堂者天下根本公在廟堂則神采四燭精  
力旁及父老區區之私何足以見吾

君知公之心與公體國之忠乎謹書其言以爲  
聖主頌可也

陸繁昭吳

山伍公廟碑

吾郡吳山者襟江帶海地氣之所鬱盤  
跨斗連牛星精于焉翕聚雷風水火培

笏垂裳社稷城隍分茅裂土卽有乘鸞駕雀亦享祀  
乎與區獅座鹿車並錯綜于繡壤此真神靈偃息之  
鄉賢聖出王之所也然而孤忠純孝缺焉几筵立懦  
廉頑于何彷彿褚僕射春秋之祀冠冕會城岳鄂王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四

藝文

元

父子之宮映輝湖曲至于企勁節于烟巒仰英標于  
雲嶺靈旗神火緬想雄圖落月寒星猶餘兵氣徧覽  
第一之峯獨有伍公之廟伍公諱員者荆吳世烈左  
丘明載在編年鐘鼎銘功太史公登之列傳無假恢  
張於今最著若其志能貫日力可移山雪父兄之沉  
寃事昏明如一轍遺風餘烈可重紀焉當其引師入  
荆也衝精衛塞海之心奮呂綺射月之氣彎弧則金  
石爲開麾陣則龍蛇立變涉淮踰泗捷若驚飈拔六  
屠潛勢如卷箨于是轉戰漢陽之北直抵荆昭之宮  
鬻熊寢殿荒草淒風楚國君臣灰飛塵散莫足宣義  
憤于一時暢靈威于夔古及夫嗣王繼軌於越構兵  
始焉痛深傷指夷之會稽之山旣而仇昧戴天逸之  
蛇門之外翻攻齊闕取笑螳螂忍見蘇臺坐游麋鹿  
于是縱華池之雁固已力爭䟽石田之苗其如拒諫  
朝多貝錦讒中容刀以愛子而託人湛宗無益奈誓  
王之不寤九死何辭推此心也知其賜劍之寵等于  
鑄金浮江之榮烈于封墓此則牧豢走馬不足擬其  
枕戈弘演納肝無以方其裹革求忠出孝百世一人

或謂若敖滅而箴尹自拘齊女來而宣尼出走豈有  
故國操戈新君死諫得無小過有矣中唐不知僦讐  
之敵理絕反兵社稷之臣義無去國故情以銖兩而  
移道以權衡而見宮奇雖知不得律平比于卽辛卽  
賢豈可繩夫平豹固知忠而見謗雖堯日以何傷父  
不受誅卽鞭尸而亦得乃吾于公竊有慨焉設使秋  
雲落日橫大江而不前楚水吳山扼昭關而難渡蘆  
中老父未進魚羹瀨水夫人曾無麥飯方當人檻以  
就禽不則吹簫而終老沒身慚恨夫復何言就令跋  
跡關山與人家國而吳僚無恙魚腸之劍不行楚釁  
難乘驢驢之馬自若祇可嘆日月之易馳惜風雲之  
坐失古之人抑鬱悲涼何可悉數卽如豫生吞炭報  
智伯以無期滄海飛椎擊秦皇而不中祖車騎之鞭  
未著櫪馬先驚武鄉侯之扇初揮大星已落他若白  
草舍冤青燐飲泣夔山杜宇就落木以呼冤蜀嶺哀  
猿亦秋風而墮淚淒其欲絕不平謂何公則夷平王  
之壁壘電掃星流虢勾踐之精蒐奔林走穴功已進  
于一匡事尤難乎三駕雖復銀濤夜捲適足寫其壯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四

藝文

三

懷白馬晨來正可鳴其得志裂頸屠腸非不幸矣更  
可異者生遇包胥似戈矛于同室歿攜文種真吳越  
爲一家豈義烈之相符卽恩仇其可泯然則夷光妖  
女固伯禹之功臣白喜護人亦州犂之孝嗣倘可錄  
其一長或得寬夫三尺吾嘗經過闔閭之城憑弔專  
諸之里見夫閭門橋李並有胥山鴛水溧陽概多伍  
廟今雖翠殿丹宮重樓複道而班超有入關之心温  
序作還鄉之夢卽卧轍以難留恐招魂而不得然而  
楚王長逝猶聞指鄭之師荀偃彌留志在涉河之役  
公雖候月往來乘潮上下心中碧血尙欲霸吳腰下  
屬鏤猶堪棲越則是鷺山鳳嶺適爲  
習射之陂東海西湖正可洗兵之水

記

唐錢鏐羅城記

大凡藩籬之設者所以規其內溝洫之  
限者所以虞其外華夏之制其揆一焉  
故魯之祝丘齊之小穀猶以多事不時而城况在州  
郡之內乎自大寇犯闕天下兵革而江左尤所繁併

余始以郡之子城歲月滋久基址老爛狹而且卑每至點閱士馬不足迴轉遂與諸郡聚議崇建雉堞夾以南北盡然而峙帑藏得以牢固軍士得以帳幕是所謂固吾圉以是年上奏天子嘉以拙政優詔獎飭以爲牧人之道其盡此乎俄而孫儒叛蔡渡江侵我西部以剪以逐蹶于宛陵勁弩之次泛舟之助我有力焉後始念于城之謀未足以爲百姓計東眄巨浸輳閩粵之舟櫓北係郭邑通商旅之寶貨苟或侮却之不意穰偷之無狀則向者吾皇優詔適足以自榮由是復與十三都經緯羅郭上上下下如響而應爰自秋七月丁巳訖于冬十有一月某日由北郭以分其勢左右而翼合于冷水源綿亘若干里其高若干丈其厚得之半民庶之負販童髦之緩急燕越之車蓋及吾境者無他慮千百年後知我者以此城罪我者亦以此城苟得之人而損

宋范仲淹天竺日觀

大師塔記

師錢唐人也姓仲氏名善昇十歲出家十五通誦法華經十七落髮受具戒客京師

# 錢塘縣志

## 卷之三十四

藝文

三

三十年與儒者遊好爲唐律詩且有佛學天禧中詔下僧錄簡長等注釋御製法音集師預選中書畢詔賜師名遂還故里公卿有詩送行師深于琴余嘗聽之愛其神端氣平安坐如石指不纖失徽不少差遲速重輕一一曲當故其音清而弗哀和而弗滯自不知其所以然精之至也予嘗聞諭德崔公之棗雅遠清淨當代無比如師則近之康定中入天竺山居日觀菴曰吾其止乎不下山者十餘年誦蓮經一萬過皇祐元年余至錢唐就山中見之康疆精明話言如舊一日遣使者持書謝余曰吾願足矣將去人世必藏于浮圖之中願公記焉又一日侍者來告曰師化矣其門人中露等塋師于塔復以師之言求爲之銘銘曰山月亭亭兮師之心山泉泠泠兮師之棗真性存兮孰爲古今聊志之今天竺之岑曹敷塔記嘗謂天下之事利害相若惟能因利以除害則利斯得而害乃去錢唐昔號都會旣天子建翠鳳之旗爲駐蹕之地可謂據東南天設之險而浙江介於吳越一晝一夜燾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而遠馳虎

駭而龍怒猛如山立歛如電轉掠堤突岸摧陷莫測  
甚至子捲民慮舍衝壞田畝為臨安之患久矣雖智  
者造謀巧者述之莫能禦也故洶然獨起殊百川之  
進退昔人嘗以為言又謂折者折也以潮之出海屈  
折而倒流其地形蟠吳挾越夾羣山而東來折入既  
深激而成鬪夫以天設之險為東南之固可謂利矣  
而其奔濤巨浪民不莫估則害可勝言哉冥冥中果  
有神物典司其事錢氏有吳越時曾以萬弩射潮頭  
終不能却其勢後有僧智覺禪師延壽同僧統贊寧  
新建斯塔用以為鎮相傳自爾潮習故道邊江石岸  
無衝墊之失緣堤居民無驚溺之虞聞者德之而武  
林郡民日由之而不以為德迨宣和三鎮塔與寺為  
寇盜所蕪赤地無餘自是潮復為患歲加一歲或疾  
浪澎湃舞蹈蛟躍鰐鱣以至巨浸怒沫頃刻間擣堤  
壞屋侵附江之陸數十百丈民雖實苦其害然迄無  
以措手紹興歲在壬申天子憂之思所以制其害者  
在廷之臣首以復興斯塔為請詔賜可下有司計度  
意將官給金幣庀工泊材而都下守臣擇可主持斯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四

藝文

三

時得僧智曇蔬食布衣戒行精潔道業堅固可任以  
幹緣乃縷陳博石土木方隅廣袤所以復塔之意曇  
口諾心然願以身任其勞仍不以絲毫出于官請得  
募民眾畢茲勝事都守即日命住持是院曇自被命  
如大檀越和義郡王楊某率先眾力出俸資助又居  
士董仲永以家之器用衣物咸捨以供費元造僧寮  
庫司木陸堂藏殿安存新眾俾來者有歸依所求之  
地以致中朝蓮社闢風樂施雲縈霧集雖遠在他路  
亦荷擔而來自癸酉仲春鳩工至癸未之春五層告  
成是年歲晚則七級就緒巍然揭立成數十尋跨陸  
俯川欄楯層繚面面門敞寶網鳴鐸光動山海撐空  
突兀已立于風烟之上外則規制壯麗氣象雄傑日  
以萬眾歡喜瞻仰得未曾有內則磴道以登環壁刊  
金剛經列于上下及塑五十三善知識備盡莊嚴至  
于佛菩薩眾各以次位置凡所以鎮靜山川護持法  
界調伏魔境者莫不閎而存焉塔興之初土石未及  
百簣而潮勢雖仍洶湧浪猶暴怒已不復向來之害  
編氓得細手坐視畧無隱憂矣噫塔之利益果可以



除害如此之驗耶曇之願力緣法乃能興利如此之  
速耶以故衣冠緇黃耆舊艾士民德曇甚深而拱手  
贊嘆是塔也不特鎮伏潮不為害夫航于海者寅夕  
昏晦星月沉象舟人未知攸濟則必向塔之方視塔  
中之燈以為指南則海航無迷津之憂是致富商大  
船尤所歸向而喜捨無難色此又塔之利也塔將圓  
滿寺眾以祀之始末求予文以記其實曇東人也體  
識深敏早受律儀持教臨壇已踰三紀信心之士往  
往聆芳咀妙割縛導迷作大方便護于郡生顧予知  
曇之戮力乃申利害之所出陳上聖之憂勞紀廷臣  
之建言道曇之率眾與夫工徒用度之數皆撫其實  
庶知不假聲勢成茲利益備諸難事而盡未來際千  
百載下僧俗當共謹護以為此邦植福豈不美哉約  
用工百萬緡錢二十萬云嗚呼佛以像教開示羣生  
而迷妄不靈渾然莫知所謂塔之為意蓋稽諸一體  
內外洞達于天人嚴持妙圓出乎物表堂堂此塔即  
此佛也以是威神時廣大之地四時有謝法體常然  
屹若佛身臨以願力足能制諸外道降伏天魔此釋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四

藝文

三

迦文所以禮多寶塔也惟是在人清修梵行與之齊  
肩此塔高廣攝受一切則與冥然日用而不知者固  
有間矣予故標此若形  
**宋林采天井記**  
臨安今為天  
理兼宜則自應水釋云  
府有坊以天  
井名舊矣土名亦謂天井巷竊意街中有井從古而  
然望寶月山黑龍潭不遠最承天雨異於諸井故以  
天井名之按臨安志大井自相國而下有六十井自  
吳山而下三十有一初無天井之名獨于黑龍潭有  
云寶月山一名天井山下有天井巷天晴則潭水碧  
色可愛遇有雨先一日變黑然此所謂黑龍潭也非  
天井也相傳皆謂極太守張公杓之力經年物色莫  
知天井所嚮遂附會其說於黑龍之潭下然此說非  
特張公杓為然太守周公宗常為序引則是乾道丁  
亥之為是志也已不知有是井矣嘗考其地自清河  
坊以西有街直南實天井坊也有井深廣湮沒既久  
人皆能言之但民居匿匪無所尋訪而志中所載獨  
此見遺遂不復問往往一方食用多是湖水間有穿  
成小井僅給一家思欲剖天井之藏以備萬家之汲

不翅如渴嘉泰二年六月六日鬱攸發於故張循王之第延燦巷中七百餘家太守丁公常任得此井於瓦礫之場視臺諫公廨若引蠅而近始見端倪卽趨穿掘清泉迸溢凡數日乃得其極底深五十餘尺廣十餘尺井旣復舊汲泉賦之其清可鑑飲之甘美可以滌煩當三伏盛暑可畏此泉乃能續久斷之脉行者居者觀此濬發冷然四達如醴泉之出於地不知其有暑氣抑見天府之太所謂天井者亘古常存迄今復見人有得建炎銅錢於井中者度其湮沒必在建炎之後雖得之於天者其廢興必亦有時也然則昔人以此井而名此坊亦欲後人有所考耳顧乃不得與六井並載於志復意料黑龍潭之爲此井豈不悞哉今丁公命創亭以覆其上太守李公澄繼之促令幕僚趙汝鐸畢其役使一方萬家日汲於其下隨取隨足愈用愈不窮真再見之異無垠之利也昔帝堯之民鑿井而飲猶曰不知帝力何有於我今皇上駐蹕於此仁恩德澤汪濊如漏泉民皆堯民也井不待鑿天者自還歌咏帝力抑當如何茲又聖朝盛事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四

藝文

三

也敢不併書之是

年八月十一日

南宋曹勛淨慈創塑五百羅漢記

臨安都會實據形勝東連巨浸揖溟渤之空濶西接天目孕山乳之宏秀面朝背負勢兼吳越覆壓千里利盡南服而湖山在其右一水練靜名岫環疊平碧十餘里旁岸皆僧坊寶社靜慈山報恩光孝禪寺實居其首在錢氏時爲永明寺慈化定慧師道潛居之潛有行業一時推重嘗請于忠懿王求塔下金銅羅漢像會王曾夢十六大士從師而行密符請意因如其求歸於精舍是知多士一旦高臨于風烟之上者光景固肇於此矣是後智覺壽禪師相繼住持作宗鏡錄等數萬言爲衲子指南至聖朝神宗皇帝以圓照禪師宗本大通禪師善本相繼法席英風義槩聲徹上都詔對殿中名動海內叢林之盛號爲南山之冠建炎初寺遭回祿基地坦存緇褐蕭然遂爲荆榛之地住山者第辦粥飯已爲能事無復有一毫興建意紹興初翠華巡幸暫駐此邦士大夫往往感今懷昔訪尋曩所咸欲稍復舊觀日以爲念會有薦湖州

佛智大師道容住持衆說請之容既至創闢堂宇挂  
裕禪徒魚鼓聲聞一新爽塏又念昔金銅像夢應殊  
勝且無碍神通有不思議力乃勞心募化罔憚寒暑  
能者效勤巧者獻工富者輸財辦者勸施以至行商  
坐賈田間著姓破慳捨有振平故基創建五伯大士  
釋迦中尊金碧相鮮丹雘有度行列拱對環向序居  
蕭散契方廣之名莊嚴等石橋之勝椽題煥麗繞以  
重楹應拱之相覺顏間俱有喜色及寶花幡帳坐供  
器凡作佛事者靡不畢舉鳩工于祭酉之夏落成于  
戊寅之春訖歲五周始卽厥緒四方觀者莫不贊嘆  
規制雄偉像與法稱大江而南得未曾有宜爲行都  
道場之冠塑者一僧事竟卽化原夫涅槃經義謂昔  
五百商人採寶出海值千盜攘去併剗其目商日夜  
號痛欲向無所人有告之曰靈鷲佛寺能救汝若與  
我重寶引汝見之商且行且捨至大林精舍佛爲說  
法各證阿羅果蓋其因苦願力普攝無邊散處山林  
分形顯化作人間福田亦所以示人從生有貪因貪  
受苦因苦得報回向正道具大神通成就一切者時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四 藝文

三

勸化有承宣使王公繼先勸化一時心存諸佛凡善  
緣所在無不導衆心而稱首故茲勝事助緣最于他  
人自治木塑造裝褱修供莫不身親惟興隆之意豈  
昔因中于儼然未散處自有一種法性不然何歸依  
嚮道之切也佛智嘗謂予曰物之成毀率繫人念之  
善惡彼念之不善則寺之毀宇山立嶽峙蔽虧日月  
者可使灰飛烟滅掃地無餘至念之善者慷慨欲復  
則瓦礫之塲化爲蓮宇荒穢弗治倏而金碧不疾而  
速日就有成其于生滅成壞變現須臾于其中間雖  
亦何有然然所以爲不滅計者畢竟不在念外也若  
止于觀感而化自一鄉至一國被于天下後世其利  
益可勝言哉心法悉繫于念明矣佛智履踐端粹皆  
在正受攝相歸性信于諸方屢求文于予迺擴寺廢  
與羅漢因果檀那資助佛智竭力搗總費千萬餘緡  
叙爲梗槩俾覽者具詳衆事于予文施識不  
唐捐紹興二十九年巳卯正月上元日記 程瑛三  
賢堂記 炎圖再造駐蹕錢塘瞻言吳越之中宿號東  
南之盛矧今也鸞旗豹尾星拱天臨宮闕崔

菟江山吞吐雲橫雉堞侵漢連霄鱗比坊衢飛塵蹈  
霧千族之所聚萬貨之所萃左酬右接昕夕不休比  
歲以來滋病不治粵惟令尹被命四年令修不煩風  
行如偃萬戶安眠于皎月羣姦側立于層冰微燭不  
驚寸枹息警靡廢不起靡敝不新至若蕪堤浸就頽  
圯築橋翼岸十軌並馳加以危亭參差對峙芙蓉楊  
柳圖畫初開百年流風一朝頓復尹曰未也政而不  
化河汾懼焉乃益學田乃垣學館學徒肅雍上儕璧  
宮旣而則又曰今化旣施古訓未白于是又移祀三  
賢用昭榘則嗚呼得非彈壓之外固有甚大者邪厥  
初孤山有寺廣化寺有竹閣以奉香山莫知何年侑  
以二賢已而廣化化而爲觀遷寺北山閣亦隨焉有  
守周侯淙惡其囂喧乃遷三賢附于水仙水仙坐堂  
三賢在廡過者悲之睨而不顧令尹曰噫吾責可辭  
規度逾年得之堤旁稍西百步宿號花塢後隴如屏  
衆木搖天前峯如幙晴嵐漲烟十里湖光一碧澄鮮  
乃請于朝朝命曰然于是諏日程材平幹授工于杵  
築堤萬斧治宮栽花蒔竹石梁卧虹昔有酒亭徙之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四

藝文

三

橋北一徑窈然與人世隔如宮水精如屋琉璃乃奉  
三賢祠而祝之嗚呼三賢相望禹稷顏回同道異用  
不同者時高風直節凜凜巍巍是舉也簿書期會云  
乎哉獄訟財賦云乎哉雖然爲政不難知所後先天  
之降才有能不能朝廷以爲勞且久也擢之他鄉復  
領京邑非才之難而識之難僞工于壬午之臘竣役  
于癸未之春都人和豫四方來觀咸曰休哉宣教化  
于我人暴風烈于昔賢非能行其所學而不汨于俗  
吏者能若是耶吾知三賢欣欣而相與于于而借來  
挹山之清飲湖之綠千億其年統湖山風月之盟無  
疑也都人以尹之意而謁記于予旣書其凡  
矣于是又爲昔鹽樂章使都人歌而祀之  
龍井院

內齋記

錢塘有大法師曰辯才初住上天竺山以天

養父母金帛之施不求而至居天竺十四年有利其  
富者迫而逐之師欣然捨去不以爲恨吳越之人涕  
泣而從之者如歸市天竺之衆分散四去事聞于朝  
明年俾復其舊師黽俛而還如不得已吳越之人爭

出其力以成就廢缺衆復大集無幾何師告其衆曰  
吾雖未嘗爭也不幸而立于爭地久居而不去使人  
以已是非彼非沙門也天竺之南山山深而木茂泉  
甘而石峻汝舍我我將老于是言已策杖而往以茅  
竹白覆聲動吳越人復致其所有鑿嶮埋圮築室而  
奉之不期年而荒榛巖石之間臺觀飛湧丹堊炳煥  
如天帝釋宮師自是謝事不復出入高郵秦觀太虛  
名其所居曰訥齋道潛師參寥屬予爲記予聞之師  
始以法教人叩之必鳴如千石鐘來不失時如滄海  
潮故人以辯名之及其退居此山閉門燕坐寂嘿終  
日葉落根榮如冬枯木風止浪靜如古澗水故人以  
訥名之雖然此非師之大全也彼其全者不大不小  
不長不短不垢不靜不辯不訥而又何以名之雖然  
樂其出而高其退喜其辯而貴其訥此衆人意也以  
其名齋也亦宜系之以詞曰以辯見  
我既非見我以訥見我亦幾於妄  
蔡襄新作雙門  
記 杭爲大州提支郡數十而道通四方海外諸國物  
貨叢居行商往來俗用不一自錢氏專有吳越八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四

藝文

三

十年治兵蓄財有足稱者要之起廢變繇習斯亦  
難矣至和元年資政殿學士給事中孫公自樞密副  
使來撫是邦六月署事曰此吾故鄉也敢易治之厘  
里之稅歲糜中產餘二十家爲之籍其地而出其資  
市賈漫欺取予不均爲之正量衡而一之富黠倚強  
蝕貪誅利爲之索其黨而逐之盜俠閉藏出沒無常  
爲之根株而去之俗尚浮屠歸施無節嚴以約束婦  
人女子潔廉其行寵以衣珥高年舊德或復諏訪數  
月之間所部遠近莫不踈動迎向公訓秋八月語其  
僚曰諸侯臺門以高爲貴蓋以尊天子所命而示等  
威也昔錢氏於山阜爲治所而雙門置懸木銅金鐵  
用爲敵備今方內統平吾爲守臣於以遵化而流澤  
每大號令從官屬陳兵校會州之士民卽門首張次  
班列而布宣之門圯而地狹又非禮制豈所以重方  
面之體乎吾將易而新之謀之轉運使資以羨錢又  
詢之於民良家大姓願以力助於是商其用而裁取  
之凡金埴竹木之材必可其直墜陶蓋梓之功必當  
其備十一月甲戌興作明年五月訖工十有五日壬

申合樂燕飲以落之下邑旁郡攜扶老羸闔溢郭  
相與觀聽指是巍然者曰上之命令由是而出下之  
情僞由是而入一有不誠重爲門羞吾屬戒焉是年  
某出刺清源州人遮余而言曰我公之爲治固有聞  
于執事矣始者革弊屏惡人畏其明已而拊養鰥  
教勅子弟及其治成井市兒童不收落錢田豐海熟  
人得其職公作雙門我實與之公歸有時我思無窮  
願爲紀所作之始而刻之石庶幾傳之子孫益遠不  
忘州人過余再三稱頌 **蔡襄杭州清暑堂記** 京師東  
勤懇不書無以慰其志 入吳越杭於吳爲一都會其地傾而屬海又多陂池  
以故善溼方春夏時梅雨蒸鬱礎甃皆汗披織衣覆  
大厦猶鼻息奄奄不得曠快非有高明之居曷以禦  
之於是清暑之堂作焉清暑者負州廨之左直海門  
之衝其風遠來灑然薄人日以決事佚而忘勞至者  
莫不悅之或曰昔者召伯將營召以居重愛民力暴  
處遠野廬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百姓思之作甘棠  
之詩以美其事今斯堂也度面勢揭崇宇前有江海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四

藝文

三

浩蕩無窮之勝潮濤早暮以時上下奔騰洶湧蔽映  
日月雷震鼓駭方輿動搖浮南大舶往來聚散乎其  
中朝霞夕景不續而彩翠旁走羣山濱山而湖崖濺  
瀾漫并包鉅壘岩岫萃輝拔乎江漢之上蒼烟白雲  
少頃萬變茂林香草冬榮不彫此所以娛君之視聽  
也及夫夏日此室煩燠方且披軒闥據高涼放蕩于  
無何翱翔于至極蕭然而自適或賓從環次鳴管楔  
瑟灑酒酌鉅歌呼膜醉此所以憚君之心意也於民  
乎何有意不與昔人膺乎遠野者異哉余謂之曰唯  
是休吾心焉體康志寧然後究民之不至而教之度  
民之所有而用之去其所不願就其所便安如得其  
本於爲惠也亦大矣乘其閒也燕賓友接和好是亦  
爲政也且召伯之治或失其平雖木棲露寢民莫之  
思甘棠之政後世仰而慕之甘棠之 **程秘翰苑續題**  
名記 謹按中興翰苑題名記云唐寶應中學士官族  
皆刻石屋壁皇朝景德初趙安仁晁迥李宗諤

始復置壁記由承旨陶穀而下至直院率以除授歲月次第之繼者咸得踵列中遭變故今不復存故紹興題名特自中興始而東都舊記未有討論者暇日同寮相與言之未愜焉乃取洪氏翰苑羣書所編名氏其自王安石以後編所來未及者復浪據他書足之由建隆至靖康凡一百九十二人寫之翠珉刊實玉堂之側以補一代典獻之缺恭惟天啟矣圖挺生真主當五季戰爭之後復見唐虞揖遜之風聖子神孫奕葉相授而其間元勳重輔碩望鴻儒率皆步武禁林柱石當代乃於此獨無傳焉則何以增輝映於金坡起人心于方來乎雖然士欣遇于一日論常定于百年考人才之盛衰等虛名于榮寵有如歐陽修所云者吾儕因

**楊簡莫能名齋記** 四明楊某為浙得以此自警焉 西撫屬淳熙十一年八月朔既領事而僦宅隘外高中卑無宴息之所客至不可留不可以奉親偶得在官僧屋於寶蓮山之巔帥君雅禮士為更其居又使某惟意規摹之乃創書室于高爽之地東江西湖雲山丁里幽人

騷士來其上無不壯而快之且曰是不可不命名某思所以名之東望大江巨濤際天越山對揖袞袞如畫風帆飛鳥夕陽烟蕪朝暮晦明變態百出於是名之乎如此命名不惟遊逸真識沉溺外景要不可謂真識江山西望錢水玉潔如鏡茂林奇峯樓觀輝明烟靄翠蒙模寫不可於是名之乎如此命名不惟遊逸真識其放情落其外慕窮月窟之幽微探玄珠之杳冥不則悠然而融曲暢旁通百川會同歸宿于中又不則悠然無事惟意所之無所造為樂亦熙熙於是名之乎不惟遊逸真識沉溺外景俱不可謂實識本真周思天下古今名言無一可以稱此又豈惟某莫能名正恐盡萬古明智絕識之士竭意悉慮窮日夜之力終莫能名於是榜曰莫能名齋然則終不可得而名之乎曰有能名之者是齋之南高松扶疎微風過之蕭然有聲是能名之吾齋矣是齋之東洪濤駕風怒號翻空是能名之吾齋矣是齋之西湖光翠迷雲飛鳥啼是能名之吾齋矣是齋之北川與其麓鱗比萬屋

人物往復啾啾碌碌是能名吾齋矣有嘲曰既曰莫能名又曰是能名何其立說之無常其曰常淳熙乙

巳仲春記元貢師泰再來泉記杭州三天竺名天下而下竺尤奇勝晉慧理法師所

謂靈鷲小朶峯飛來者即茲山也山之西掩有泉側出巖竇間下被草石纍纍如貫珠故名纓絡泉亭其

旁曰香林久廢不治至正四年行之安法師來主寺乃復葺之且鑿方池接竹引泉以供食飲甘美殊絕

用之淪茗味不在無錫惠山泉下後十年行之退居草堂泉亦隨涸又三年丞相康里公選于眾起季蘅

若法師於越之雲門既至三日與其徒方舟登斯亭扣岩而祝曰泉得再來庶徵吾緣乎越五日方舟過

焉泉果涌出因走告其師率諸僧往視之罔不驚駭贊嘆以為山川之靈而季蘅虔篤之報也明年冬予

以休沐入山中有僧照菴邀坐亭上具白其故照菴苦行超卓知其言之不妄矣顧惟茲山近接人境非

若窮岩邃谷幽絕險阻可以詫神變滋幻化也然自慧理一呼白猿躍出其後若三生之石靜覺之梅重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四

藝文

卑

榮之檜靈異迭見而泉今再來亦何奇也哉或曰寺之興廢于泉盈縮驗之予曰不然聖王之世山不童

澤不涸甘露醴泉莫不畢至茲泉將為國家休楨之符豈徒係一寺興廢而已哉遂書以記之貢師

泰重修西湖書院記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丑的公重修杭州西湖書院成來請

文曰西湖書院在杭州西湖之上故宋岳武穆王飛之第後更為太學至元丙子天兵臨城學廢禮殿獨

存其地與憲治實皆為岳王第故來長風紀者莫不以作興為先務三十一年容齋徐公琰始即舊殿改

建書院且遷鎖澗橋三賢堂附祠焉三賢者唐刺史白居易宋處士林逋知杭州蘇軾也置山長一員主

之遂易今名延祐三年周公德元徙尊經閣建燹訓堂創藏書庫至元元年鈇木奇公胡公祖廣重葺大

成殿開志仁集義達道明德四齋扁三賢祠曰尚德別室以祠徐公曰尚功于是書院之盛遂為浙東西

之冠越二十年城燹于兵書院亦廢明年三賢堂燬又明年尊經閣壞公朔望謁拜顧瞻嘆息曰兵革之



餘雖瘡痍未復教化其可一日廢乎于是出取廢白  
纒二百石謀作典之丞相康里公更益白金五十兩  
乃克哀堅萃良撤朽易腐始事于至正十八年冬十  
月迄功于十九年春正月佛監完者帖木兒等承命  
董役幸底于成今尊經閣峙然特起三賢祠棟宇輝  
映設以重門繚以周垣殿堂齋廡庖湔庫庾無不悉  
治此皆我公之力也不有紀述其何以勤顧惟公以  
經濟之畧叶和遠近雖當崎嶇戎馬之間不忘詩書  
禮樂之事可謂深知治本者矣由是而風移俗易使  
人皆知尊君親上之道而銷其垂爭

### 山房記

錢唐山水佳麗甲江左其地為勝國故都民  
物繁夥閭閻櫛比置園無所而吳山屹立闌

闌中兼城市山林之秀其佳麗又甲于錢塘士人郝  
思道卽時築室焉崇石於庭灑泉及雷白雲時來皓  
月下浸玩而樂之仍效晉人枕石漱流之旨顏其藏  
修游息之居曰泉石山房繪而詩之介其友虎檢閱  
大舉請予文予謂吳山固甲於錢唐然而世多參酣

## 錢塘縣誌

### 卷之三十四

藝文

聖

富貴汗血聲利者鮮克領其趣而顯其樂惟尙志讀  
書弗味世澹寂莫以為徒澹泊之與娛然後能有而  
樂之與人人殊予聞思道先世居莒之沂水幼侍先  
大父御史南行臺父正鄉掾江浙行省因僑于是而  
居焉以鐘鼎之家膏梁之習頡能翛然于泉石之好  
茲固世之所尤罕矣予家武夷三山之曲縻祿京塵  
寢負歸約其愧思道何如

### 王洪遊西山記

吾鄉多佳  
山水最勝

也遂以大舉之請為記之  
者曰西山山西山多名剎最勝者三天竺寺距郡城不  
半舍遠永樂己丑夏余請告歸觀友人孫孟博金士  
傑謂予茲山之遊不易屢也乃相與策蹇從隸僕由  
北郭循湖堤折旋而西上寶石山登浮屠氏塔羣山  
異列湖水鏡靜雲光倒垂萬象在下而漁人釣艇往  
往若鳧鷖出没湮波浩渺間遠而益微僅見其影東  
望羅刹江若匹練新濯遙接海色茫然無際而我郡  
城正值湖江之間委蛇曲折左右映帶屋宇鱗次  
木雲翁佳氣鬱鬱盡在眉睫之下行未甚遙便得  
景益健遠興又西行二二里拜岳鄂王廟周旋墓下

古木離立悵然者久之又西經行春橋逾集慶蘭若  
始至飛來峯下地志稱虎林山而浮屠異傳以爲西  
域靈鷲小朶峯飛來者蓋西山第一佳處也其高不  
逾五六十丈巖石崔嵬特異若擯駭若隼立若鳥象  
若豹躍若蛇逝若某置劍植衡從偃仰益玩益奇上  
多異木木幹筆直枝葉碧色不假土壤根出石罅冬  
夏嘗鬱鬱然丹葩翠蕤蒙霧聯絡種種殊異不可名  
狀其下巖洞若曲室玲瓏相通中外鑿僧佛像泉自  
石脉出滴石上作鏗然鳴隱隱出洞久而始散有寺  
在山趾曰靈隱有亭曰冷泉澗經其下始出沸激久  
乃徐流白礫布底坦然平瑩跋石漱波毛骨爽徹又  
西不二里許至下天竺寺住持伯珪上人具禮邀款  
遂同入上竺石路纍潔蒼松兩行若翠羽蓋列左右  
人行綠陰中清風徐來暑日不爍遂遇古春名宿泊  
龕上人茶語久之薄暮還宿伯珪所觴小朶軒脫帽  
坐石壁下林壑陰翳萬籟岑寂蒼然暮色自遠而至  
山風飄飄徐動林木響應溪谷間以幽鳥其韻逾遠  
令人蕭然有忘世之志明且由故徑東還顧瞻白雲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四

藝文

聖

橫亘四山北峯浮圖止出其半日影照映茸茸如白  
綿可揭而取也吁余遊四海久矣嶽之秀者秦岱衡  
華水之巨者洞庭彭蠡而名刹高士僧勝未有若吾  
鄉俱美者吾徒樂而忘歸也先遊之一日大雨如澍  
孟博士傑與予俱不克遂余亦慨然賦詩有不妨三  
日雨一爲淨山川之句及是天宇慨然朗霽山水增  
秀草木亦津然有喜色而迎者咸謂殆非偶然不可  
不記也故書之同遊者余弟淵執役者黃郎阿總也  
約而不至者張懋升秀才也是  
歲永樂七年閏四月一日也

夏時錢塘湖山勝概

記凡稱山川之形勝自京師而下莫不以浙爲首浙  
以內杭爲首杭以錢塘爲首然錢塘所以稱首勝者  
以內抱湖山奇偉秀麗之美兼有居民富庶知教之  
風爲吳越一都會也分野在斗疆域則揚州形勝則  
自天目龍飛鳳舞歇落江湖鍾靈于人物古今不乏  
距江爲險橫空列城城有門十鳳山候潮當其南永  
昌清泰慶春當其東艮山武林當其北錢塘湧金清  
波當其西由城而西出湧金門舊名豐豫行三十步

許至西湖環三十里宋號放生池萬頃一碧水天上  
下朱樓翠黛畫舫笙歌遨遊古今晴亦美雨亦奇非  
窮陬僻壤一丘一壑因人而顯者比湖之中有三塔  
塔之下有三潭淵淵沉沉而莫測其深澄澄湛湛而  
莫盡其狀魚龍變化鷗鷺浮沉景自天開風月無際  
有非廣寒水晶宮之喻可擬也又有孤山山出水中  
盤結偃伏最為奇絕故上有四照閣竹閣報恩院廣  
化寺延祥觀太乙宮帝師殿皆迭興而迭廢今惟白  
樂天金沙井蘓子瞻六一泉并林和靖墓千古猶在  
水西雲北月香水影晴光雨色之句至今傳焉今郡  
守胡侯復建三賢祠以祀樂天君復子瞻知所重矣  
祠之東有斷橋北有西泠橋皆跨湖而建橋通裏外  
湖漁樵耕牧謳歌之聲不絕晝夜濱湖東南有學士  
港花港柳浪等景相接水雲沿湖之勝則自豐樂始  
在湧金門西宋楊靖建趙安撫增高外瞰湖山上攀  
星斗宮設酒沽極一時之勝後為撓政者罷之樓之  
北有環碧園宋之外園地連柳州今併為僧寺又北  
有玉蓮堂舊名一清以種白蓮賜扁玉蓮云樓之南

# 錢塘縣誌

## 卷之三十四

藝文

星

有靈芝寺錢氏故苑宋建依光堂于此飯僧今堂廢  
寺存又南有聚景園值清波門外宋阜陵致養北宮  
于此今已蕪圯門內則連吳山十廟鱗次萬井星羅  
潘臬衛府巖宮學舍文物儒冠茲不暇以悉舉也門  
外則接萬松嶺西過長橋車馬絡繹橋之北有內司  
之翠芳侂胃之勝景甘內侍之湖曲三園比儷今皆  
為墟橋之南即方家峪峪有劉陳二妃墳墳皆建寺  
見存寺之南則有慈雲嶺由嶺西轉則南屏山松篁  
交翠形如象捲狀若屏開後周建淨慈寺今名興教  
居五山之列上有宗鏡堂下有千佛閣羅漢堂居左  
鐘樓居右為十景之一案山之外有雷峯錢氏妃建  
寺造塔久為劫灰西有藕花莊高僧聯楚芳塔院創  
焉自淨寺而西至法音寺路岐而二一接蘓公所築  
之堤堤亘十里以防澗水行者便之上有六橋下各  
通步一曰映波二曰鎖澗三曰望山四曰壓堤五曰  
東浦六曰跨虹橋覆以亭隄間桃柳芳草鋪茵菱荷  
簇錦景入品題尤多其間又建先賢祠昔享鄉賢三  
十西人又徙湖山堂創雪山講堂水仙廟及西湖崇

真二道院布滿芳堤而無隙地則其當時民物之阜  
風俗之美政教之行概可想見使惠卿有知則含羞  
于地下矣一自法因沿山而行至南高峯峯口五雲  
山際天分劈疊嶂層巒狀若奔走飛舞湖中望之超  
然秀麗獨出羣峯浮屠七級上簪霄漢崖有捨身臺  
鉢孟澤巔有五顯廟龍王祠致禱必應其麓四出一  
由前洋嶺過大慈山至虎跑真珠二泉南出龍山進  
龍橋抵六和塔當江而止一過慈雲嶺登雲臺出包  
家鳳皇秦望三山多有吳越南宋故迹過者莫不嘉  
錢氏之克忠而恨秦賈之誤國也今建風雲雷雨山  
川壇爲國祀典并報國勝果天龍龍華諸寺遠焉一  
落石塢烟霞二嶺嶺有揚梅塢石佛菴水樂洞泉如  
樂聲故名下有玉岑山山對高麗寺界六通法相二  
寺出東嶽行祠越栗園梅園縈紆二三里景致無窮  
皆山川毓秀于物也一落西湖過大小二麥嶺大麥  
之上有蘓軾王瑜題名東至丁家山北有黃泥嶺小  
麥之下有顯靈廟西下飲馬橋南至風篁嶺上有龍  
井幅圓盈丈深不可測有龍居之禱必與雲作雨昔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四

藝文

畧

有方士葛洪煉丹其上今創龍井寺于山之陽西接  
演福寺寺有辯才塔蘓子由爲銘風水叢聚溪流而  
東入湖路轉而北過胭脂嶺至大普寺寺出九里松  
東過行春橋接小新堤天澤七穀廟路通山院又由  
普福西過集慶寺月桂峯下有關妃墳迤邐山佛國  
山張卽之書偏筆妙入神自下竺中竺上竺而  
止上竺則觀音爲靈下竺則古蹟爲勝三竺之間雲  
影天光泉聲松籟峯寂鳥空香凝鐘靜耳目心神之  
會覺其迷極其樂者豈不超三界外乎歸路左轉由  
合澗橋過龍泓洞有飛來峯又名靈鷲山與三天竺  
一脉聯屬至此而盡故上有巉崖下多空谷謂之飛  
來者妄也相對有靈隱寺規模弘遠爲五山第二兩  
山之間有冷泉亭泉可濯亭可憩樹林陰翳九夏而  
暑無侵樂天云有虛白見山觀風望仙四亭今皆無  
所考西有呼猿洞猿去而洞湮靈隱之後則北高峯  
秀出諸山支分上竺盤折七十二灣麓衍二十餘里  
旁礪起伏至武林山而歇其靈鍾于五顯神通外境  
飯向者甚遠山之腰有半山廟西有韞光菴菴極幽

靜可以藏修唐有僧居之亦不成果而去山之麓有  
上下永福寺相鄰天聖薦福寺相對又西過永定菴  
靈隱高僧塔院至石人嶺嶺西溪復轉北山路過白  
樂橋沿澗而東經神霄雷院北過桃源路通法華山  
嶺之南有青芝佛牙二塢秦亭靈峯玉泉三寺玉泉  
之水溢出溉田膏澗數里大旱不竭爲一方之民利  
由玉泉路轉東山至棲霞嶺上有紫雲洞嶺之北有  
黃龍潭嶺之南有宋中興名將岳鄂武穆王精忠廟  
宰木蒼蒼春秋祀享千載不磨廟之東新創鳳林寺  
舊有永壽寺毛妃墳在焉葛嶺之間有四聖觀東有  
瑪瑙寶雲智果三寺寶雲中有葛洪初陽臺智果中  
有道潛參寥泉葛嶺之首有保俶塔寺名崇壽樓閣  
憑空軒窓來月金碧相輝於湖上勝有葛翁坡翁事  
蹟爲此山之偉觀也後有中子峯如巾又有石瓶山  
如瓶塔之下有水月園南有大佛頭相傳以爲秦王  
纜船石今僧家改爲佛像面臨湖際寺名大佛此亦  
古蹟之一路有過街塔今廢東有德生堂碑存此卽  
宋時放生處也西有總宜堂張侍御園扁皆御書亦

# 錢塘縣誌

## 卷之三十四

藝文

巽

當時所重東下石函橋跨街爲梁上函湖水下溉民  
田樂天所建千載利焉北過馬塍土宜花卉地連府  
社府稷郡厲二壇金祝靈衛忠臣之廟實祀典所係  
石函之東有昭慶寺則戒壇所宗寺之左右皆古玉  
壺園先得樓柳林雲洞之址此錢唐門之風景湖山  
至此而一週勝覽則無窮也昔人撮奇摘要爲十景  
命曰平湖秋月蘓隄春曉斷橋殘雪雷峯夕照南屏  
晚鐘麴院風荷花港觀魚柳浪聞鶯三潭印月兩峯  
插雲要而未盡其唐宋諸賢雖有題咏今多散逸所  
謂地搜勝概物無遜形者未免有遺珠之嘆昔吳淵  
穎寓南海尚作山川記况予生茲而長茲今幸以稀  
齡蒙恩歸全于此安得無一言以鳴風土之勝哉尚  
望博覽君子是正焉天順七年菊月廣西 龐承寵重  
左布政致仕七十三翁郡人夏時以正記

### 復天池寺記

天池古名剎也伏虎禪師與真濟雲  
棲始創鼎立自乾德至今

雨蝕損雖有余知閣捨宅衛將軍之修募隨廢  
勝地久湮五雲麻幾付之寒烟衰草間矣至我明隆

慶五年蓮池師行脚南還愛此地岑寂結草跌坐  
患息甘霖沛土人心感靈異相與荷鋤負木尋雲棲  
故址而新焉一時緇白視雲棲如化城求息繭足而  
至者徧宇內而天池不越一二里猶有志未逮也蓮  
師示寂山將易主徙爲丘塋諸紳義協體師遺志共  
捐三百金贖山還寺構椽禮像金碧互輝復成三刹  
憶自伏虎開山沉銷三百餘年而靈山如故重觀莊  
巖嗟哉興廢雖有緣劫成敗亦由人事伏虎興而荒  
山闢蓮師起而雲棲新諸紳義而天池復豈偶然哉  
茲山之復也有異焉山入名家幾欲開口惟古伽藍  
神百計移之不動豈伽藍神戀此一塊土蓋三寶遺  
址天龍呵護空中法王費幾許護持以待今日因固  
前定神有先見也當茲梵音初播五雲復集天人合  
慶戒律嚴重馬鳴可以幽讚龍樹藉以求虛不可招  
澄什于山西邀林遠于江左稱一時之盛歟故盛者  
衰之兆履霜之慮諸紳又爲此山計久遠而共請予  
爲之防予弱冠喜靜理叩玄談寂時與名衲揮塵此  
心常在昆邪摩竭之鄉向曾皈依蓮師拈指開悟於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四

藝文

吳

心不忘今欲遵師教爲宗門立法敢謝不敏于是爲  
天池守院約司院二僧撥自雲棲主啓閣專香火朝  
規夜課悉秉夙條山粮花息盡屬雲棲香積苾芻祇  
受成焉臘盡交代無久住無專主二院如一家然其  
有任情廢戒倚勢作奸妄思變更者有三尺法以佐  
韋馱鉞擊約嚴矣規立矣予更有說焉成如累山毀  
如燎毛非堅那伽定力終始貞之何以燈燈相續若  
刹那無主千劫難銷山崩水涸乾坤亦壞矧此尺椽  
寸瓦哉願二院首座各堅心力貞功九牛躋法界于  
無終無始中不爲塵劫侵毀斯伏虎猶生蓮師如在  
諸紳義協俱與不朽若

吳鼎重建忠節祠記

初弘治十載巡

謹部使者舒城姚公建忠節坊于杭以表故行人伍  
公唐僕射褚公宋岳武穆王我明于肅愍公語具上  
蔡李相國記中坊左爲記石亭亭外墻垣縣官地也  
比歲垣圯亭毀地沒匿鞠爲茂圃僅存記石漫漶而  
風聲微矣岳氏于氏及郡縣諸生以白按史吉水周  
公事下杜倅炳徵諸往牒暨故老良然已反正其地

周公曰國家以忠義勸士而士節不立其諸宜揚道  
化者之責乎余實忝竊其官滅賢大夫之烈不述墮  
先正所建余甚懼焉乃營作忠節祠于故侵地會令  
毀淫祠則撤其材爲堂像設四公于中前重門東序  
後寢各四楹中門左右各爲亭一以覆李公記石暨  
今記石他庖湏周垣率如儀經始嘉靖十有六年冬  
十月越明年夏且落成周公去代者應山傅公飭有  
司事事歲以仲秋之望合享忠節祠而擇元妙觀道  
士侍祠焉又明年滇南高公來按嶮政歎是義激揚  
甚大而未有祀述告郡太守陳侯曰侵地復歸頓前  
記足徵也已今祠而無記後將何攷焉矧余履姚公  
之位余何敢讓郡守亟圖之相與問于鼎或曰何祠  
乎忠節曰祠人臣以忠而被禍者也然則何賢乎伍  
公伍公可謂竭忠所事矣何賢乎褚公褚公可謂正  
言不諱者矣何賢乎岳公岳公可謂主辱臣死之矣  
何賢乎于公于公可謂安社稷爲悅矣舍四公無死  
忠者乎曰有有則何祠乎四公或生于斯或没于斯  
者也然四祠載在令甲復祠不近黷乎曰秩祀古今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四

藝文

祀

同德合義益廣風勸春秋與賢者不一而足意也惡  
乎黷惡乎黷不然浮屠黃老何益于人紀而精舍莊  
嚴幾千百所矣不深省彼而顧厭此謬矣矧曰有其  
舉之莫之敢廢者哉是所謂崇國典修舊章紹聞前  
人之懿非比于造端也而或疑未經建白于朝亦過  
矣爰爲辭四章俾歌以祀四公其辭曰騁余望兮海  
東靈何爲兮水中靈之來兮潮生化鷗口兮長虹駕  
素馬兮朱旗撫長劍兮懋懋臺有糜兮墓有檀嗟太  
息兮焉終展吳歌兮越吟竟不歸兮焉如狐死必首  
丘兮胡不反葬于故都靈修化兮媒勞綠衣粲兮愁  
予奠桂漿兮椒糝招魂歸來南方不可居鼓鼙兮饒  
歌君不樂兮奈何有酒兮如澠君不飲兮獨醒鐵甲  
如雲兮蔽日而來下蚩尤爲旗兮元馬攝天矢  
兮執天槍落旄頭兮遠天狼歲旣宴兮壯士驚杳冥  
冥兮懷北征吉日兮出狩獻公兮椒酒陳饌籃兮組  
朱絃奏黃鍾兮破瓦缶死從彭咸之居兮生與仲父  
爲友狄何爲兮四裔音何爲吳太冲重修運河記  
兮中原思公功兮未敢言

城

由上河至海寧其往來接跡猶是一邑爾其未至海寧則有長安壩遂達運河于是商販之貨輕而跳者反捷足取便必經是焉近遠無不屆也尋丈之水舟行如織而最稱便者多以夜馳嘈嘈之客卷囊仰臥從歸夢中渡百里雖風雨不能間余每經其間但見其逸不見其難也輒解衣熟寐去年爲母覓地屢至臯亭則驚其岸畔崎仄輿夫不能平步俯視惴惴焉遠觀負緯者翹足立于側縮背乃得過問之旁人乃知風雨之夜緯夫多有折脛碎脇者自後經此河舟中雖晴夜不能成寐矣有屠翁者毅然以平治此路爲任夔鑠哉是翁何其健于爲善乃爾人苟從事于善凡終日所聞所見有不便于人者雖小必務去之况能去其大不便者乎雖微必務致之况能致其最便者乎且屠翁勸諸君之公義以成共由之公路屠翁不自以爲德而歸之諸君并諸君不欲私其德而歸之平坦之周道是共爲古人之事也富者省一席之費貧者捐力作之資功非填海利同布金其與施之空虛以異福澤者不同也士大夫相聚而言利害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四

藝文

哭

鑿鑿可見施行苟循其實意同築舍雖有深心之君子無所用其憂曲突徙薪果非上客耶悲乎悲乎真不如屠翁之事可

國朝吳農祥四版關橋記

杭城清泰

門郭外不一二里有四版關江水入城河大道也關有橋近圯僧聖基慨然思修復已叠石成柱獨無巨石爲函蓋艱于費且止里賢王君聖如謂僧若試營我爲若成斯事約曰某日余來則斯橋且成矣至日聖基具版幹載繩索戒工徒督匠百而王君已採巨石至觀者色喜工者邪許輦至而所輦巨石千鈞失勢墮江水中江水迅疾石下隨流而沒聖基歎息曰茲事幸有善人得終始吾願今石一去永無望矣號于江曰江神有靈尙輔相予七日夜則石湧起所沒處若有物憑之者試以孱夫數十人汨而戴之則輕如一葉隨手上岸于是衆雜然謹曰江果有神橋屹然爲通津要塗吾友錢君齋尙爲余述此事曰是不可以無記也余按古人經國其山川原隰城郭橋梁皆因寒暑高下因時建置事載周禮今杭本名郡亦



稱闕下而城中水利茫然無所攷夏潦一至民寢處  
窟穴而通江通湖兩水道且微細不究治九衢三市  
昔各通塗要津者漸梗塞失今不為杭且不治况橋  
梁耶今聖基以一瓢一衲之身毅然擔荷而王君無  
守土之責卽出金錢以助之此其事可嘉也或曰江  
信有神始非佛力擁護不至此不然豈以千鈞之重  
呼吸倡導仍居故處若挈瓶缶或曰江如有神藉非  
由善人孰能兩臂撼波濤耶天祐善人難成之事且  
默相之橋梁雖微設如鈎山梯海鬼斧神斤所難運  
絡者得仁人則不難嗟乎使天下事盡如兩人共願  
力所至卽靡不可為况有其任者耶由是試求吾郡  
水利所至䟽通而溉灌之斥鹵去而肥澆以成以上  
繼蕪氏李氏治郡之績吾猶有望焉爾人之一身胸  
背憤滯四支膠屐必由心氣失調百脉睽隔其於水  
利也亦然談之似緩而實急前賢載之矣僧名聖某  
里人專以修治道路為願其在杭斜徑曲巷爨險為  
平開僻為通者不止一事王君名益時字聖如故給  
事王公益鵬之次弟主然諾重許可視囊中金濟物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四

藝文

巽

果力可為雖千金不惜若涕唾茲亦一事也陳君和  
程時觀亦助為之橋創于康熙辛酉年十一月成于  
壬戌六月里人吳任臣蜥蜴碑記吳山真聖觀有蜥  
吳農祥為之記淮南兩浙觀察使其下字已毀滅不可識又云宜淮  
依又署云梁開平二年八月廿一日按真聖觀始創  
于唐乾符間後改紫極宮吳越改為兩浙老君廟其  
云淮南兩浙觀察使者蓋武肅王于梁時為淮南鎮  
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淮南浙江東西等道管内觀察  
處置監鐵制置發運等使今止舉觀察云云知上下  
尚有關文也獨是攷尊勝幢及史觀業屠將軍墓志  
銘武肅開平二年已改元天寶今仍稱開平與越州  
城隍廟碑畧同豈是年改元在八月之後抑吳越于  
中原正朔或遵或違而彼此遂不合邪存此可以質  
史書之疑吳山青衣洞泉記重陽菴有青衣洞泉舊志皆  
道古結茅山上遇青衣童子入洞因名考洞在宋時  
本壽寧觀地平原王韓侂胄于此鑿山為園作流觴

幽水引泉于閣古堂前遂名泉曰鸚古嘉泰三年陸  
遊作閣古泉記中云閣古泉在溜王亭之西繚以翠  
麓覆以美蔭又云霖雨不溢久旱不涸其甘飴蜜其  
寒冰雪其泓止明靜可鑒毛髮絕不一語道青衣童  
子事則青衣之名非昉于唐開成年斷矣又石壁有  
開成五年道士諸葛鑑元八分書題名而癸辛雜志  
則言元年六月南岳道士邢錢唐令錢華題名道士  
諸葛鑑元書俱不及道士韓道古者即仁寶以為韓  
閱古所譌理或然也至重陽福地四字羽士云宋穆  
陵于重九日登臨此地親昇門額至今猶存酒甕一  
速香一皆理宗所遺物也而樞星門又出于特賜者  
七修類藁謂元大德間始有重陽名亦非也康熙辛  
亥九日登吳山 林瑤若谷山房記 錢唐吳處士箬雪  
索筆記其事 修身立行以積善  
聞鄉里令子允文允嘉為母祝釐祠斗甚虔處上曰  
斗者天之貴神也天垂象而褻於私室可乎命二子  
闢地城北隅創若谷山房祠焉垂父母歿而以時禋  
祀敬共匪懈其友林子曰孝子之不忘其親如是夫

錢塘縣誌

卷之三十四

藝文

序

昔者孔子著孝經成稽首而朝北辰告備于天夫孔  
子之著是經也所以教天下之孝也世之人子為親  
請命恒有籲北辰而禱祠者後世道家饗以鐘鼓益  
以符籙始創為祠斗之說而縉紳先生頗信之謹按  
天官書斗第一天樞第二天璇第三天璣第四權第五衡  
第六開陽第七搖光北斗七星星相間九千里其二  
陰星不見者相間八千里也道家曰九皇義成本此  
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  
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別為南斗道家  
曰六司司義或本此然而毋論也斗為帝車運乎中央  
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記皆繫乎斗天  
之喉舌無所不該而誠至則能格天先朝徐有貞奉  
斗甚虔懼詔獄感風雹之異錦衣堂上隱隱若豕七  
騎卒滅死戍金齒夫以有貞誣陷忠良奪門迎駕曹  
吉祥之讒似乎好還而神鑒其誠粹然叶應而况于  
仁人孝子乎孝庸行也極其至而天明地察聖人筆  
之於經昔漢蘭公精修孝道致斗中真人下降自稱  
孝悌王授以丹訣既已貴為神人官閣猶瀕孝悌由

儒者言之其事至奇而不可訓乃其理實至常而不可誣然則吳子之告虔于斗也猶之乎孝吾親也小人有母身危疾篤亦嘗叩頭朝斗請延母算寒暑僅三載其後考終則亦已焉吳子永矢弗怠化及鄉里改過遷善利物濟人皆由此而推詩曰永言孝思孝思惟則吳子有焉敬爲記之使勒諸石以示來者

若谷山房在北郭調露二圖後有寄老巷